

野原的饒豐

天春

蕭楚文

行發社版出強自



MG
I 246.57
53/3

天 卷

一 九 四 五
目 録 出 版 社 印 行



3 1764 8118 6

大門外的傾野，籠着薄霧，平平的，墜在天底下，潮溼而且溼着邊際。遠處車房，草屋，竹林子的陰影。東一下，西一下，散綴起，迷迷濛濛地，彷彿沉在夢中。遙過田野的溝渠，兩旁排有矮小樹木樹的，繞着院廂的南邊，一路響着，低吟着，好像耐不住黎明的清冷和寂寞似的。東邊天空，接近地平線的地方，已經亮了，現出微紫與嫩黃；高一點，則呈鴨蛋殼的綠色；再上去，便全是半暗半藍的了，只有一些蒼白的星星，在雲着迷淒的眼睛。

大門前面的空地，這是用木橫花籬，全胡豆園菜田隔開的，拴有一條褐色大驢子，總長生，那們地頑，終年包箱子的傢伙，便從後而鞭着口，逼它不怠地跑圈，整個冬天以來，和初春的早上，農人就是這麼着，調弄着那們的腿勁。——好準備夏季時候，用來車水灌田，因為到五六月，河水都乾了，大家用牲畜的力量，去向各自的泉塘里取水的。

驢子渾身流着汗，一面跳，一面鼻子裏度度地噴氣。左右前後，飛揚起沙粒和泥土。

趙長生很有勁：揚着鞭子，時而跳在這邊，時而跳在那邊；尖下巴，小眼睛的臉子，陣陣地發着紅熱。

旁邊劉老九，裸着一隻棕色粗臂膀，現出犁田那樣的緊張神情，替龐大的水牛，篋着頸上和腋下的長毛。不時皺緊濃黑的眉頭，張大鼻孔，將篋上的蟻蚩，用手指甲剝進烘籠裏去。接着烘籠裏便響了別別爆爆的低音；燒焦發臭的氣味，也就一股股地，放散出來。

黑色水牛嚼着肚裏冒出的草。輕徐地搖着尾巴，但一篋到發癢處，便立刻挑挑後腿去。身上的皮子，也驀地打起顫來。眼睛却在長睫毛下，一開一合地。劉老九看見這樣子，覺得像是得了報酬樣，就翹起兩片嘴唇，愛撫小孩那應地罵道：

「你倒安逸囉。」

一面拿拳頭的背面，揉一揉鼻子，這是給什麼東西弄癢，就要這麼做的。

紫紅的太陽，橘子柑一般，從東西地平線慢慢爬起。罩着平野的薄霧，便蘸着微光，轉成乳白色。一直淡下去，逐漸消散。圍有竹樹的各個院子，露着炊烟縷縷的草屋頂，就由近而遠地，漸次分開起來。蒼白的星，隱沒了，天空變成青白的顏色。

邵安娃挑完了吃冰，蹲在門前石獅子旁邊息氣，並想晒晒太陽。一面摸出皮烟盒子，慢條斯理地裏烟捲。臉上老顯得木然呆笨，彷彿從沒歡喜，也不發氣似的。

汪二爺披着馬褂走了出來，抹有黃油樣的臉上，給初出的太陽一照，便發出紅光。邊扣衣鈕，邊大聲嚷道：

「呵嚨，好太陽！……今天要晒糧食，大家都到燒房去挑吧。」

黑緞面子已經發黃的馬褂，邊沿上露出髒污的羊毛，就在他那扣鈕子的胖手上，翻動着。藍布長棉袍。到去年冬天新做的，但左邊吊擺上，却有了一大片油漬。

趙長生掠了一眼，不理他，只向牲口大聲威嚇，罵出各樣不好聽的話語：表示他做事的緊張和熱心。

劉老九却停住了手，冷冷地回答，但眼睛還是望篋子，並不抬起頭來。

「挑？燒房裏的人做啥？……今天要淘堰哪。」

汪二爺有些惱怒，但要責備他一下，又覺得道理似乎並不在自己這邊。只好伸出手指，朝頭髮裏藏着——紅結子，油膩烏光的緞瓜皮帽，便隨手偏在一邊了——然後這麼說道：

「淘堰……這樣早就去麼？」

聲音雖是嚴厲得很。但也不一定硬逼他們。隨即將扣口鏢子的手，向身邊的邵安娃一伸。

「你去！你去！」

邵安娃不答允，也不反對，就把剛裝在烟袋上的煙蒂摘下，慢慢放進皮烟盒子，然後探索似的塞進懷裏去，好像對於衣袋的位置，還不大熟悉樣。一壁緩緩站了起來。

「快一點，快一點，你就像半身不遂的老人家樣！」

汪二爺對於這人的叱責，總是搞慣了的，一下就溜出口來，但這一次，却是有意藉此要給劉老九他們一點點顏色。

趙長生這時停息着了，一面摸摸頭上纏的那條黃不黃白不白的帕子，看他那不體面的癩痢頭，且不是又乘其不備，出去丟醜了，這是由於長人的小心，造成的習慣，一面對汪二爺那邊，討好地喊道：

「等一下，我就來歸！」

回頭向那緩走下來的驢子，大聲地叱罵：

「狗頭，狡猾的賊，你是少不得一根鞭子的。」

驢子聽得鞭子響，把雙耳往後一倒，就趕緊朝前竄去了。

趙長生接着小聲咕嚕道：

「媽的，我才替家挑，燒房那些東西，在做啥？」

太陽已由紫紅，變成耀眼的金黃了。木樨花籬側那幾株馬桑，在沒葉的枝上還纏有蠟豆的枯藤的，就像水墨畫一樣，在微微潤濕的地上，繪着瘦長的陰影。越過籬柵那邊的一片田野，綠海似的龍鬚菜，麥苗，和胡豆。（註一）以及快要開花的江西蒼和油菜，都帶着朝露的光點，和淡淡的光霧，織成了春天大地的綺麗。院子上頭的天空，繞飛起了一羣鴿子，響着啾啾子的聲音。

劉老九刮着篋子上的垢膩和牛毛，斜起眼睛一看，汪二爺那安娃已走進去了。就嚕哧趙長生道：

註一 胡豆即蠟豆，江西蒼即龍鬚菜，油菜即芸苔，以上均農土名雜呼。

「我看你到該吃一鞭子。……它狡猾，嘍及害着你！」

趙長牛刷了驢子一鞭，彷彿誇耀自己的聰明似的，向劉老九笑着罵道：

「你比它（指牛）還蠢，我說的。……要是你不蠢，你說不會在這裏替它飽餵子了。」

劉老九剛彎下身子，便又馬上仰起腰桿，翻過頭來，將下巴朝前一遞，就拿拳頭的背，擦一擦眼睛，譏笑道：

「唉，我到要看看，你發迹了麼？……呸，還不是在這裏經圍（註二）驢子！」

趙長牛將手裏的鞭子一揚，笑扯扯地說道：

「老弟，我可是用的這個哪。」

頭頭感風似的，順手又給驢子一鞭，驢子加快跑，了起來一壁不平地噴着粗重的鼻息。

靜靜站着的水牛，突然迅速地搖尾巴，耳朵一擺一擺地，噫呢爾噫呢爾抖了起來，現出不安的樣子

註二 經圍，伺候之意。

「你這東西！」

劉老九拿它一巴掌，一面抬起頭看：那邊菜田梗上，張家小麻皮（他每天早上都要走過這裏，對於汪家院子裏面那株皂角樹上的鴉鵲窩落，看了一會，才能迴避，因為認老是喜歡爬樹子，偷雀鳥的蛋的。）正牽一條牯牛（註三）走着，那牯牛也在嘎啞嘎啞啞地回答過來，便罵道：

「媽的，你又在招呼你的野老公了。……你這偷漢子的傢伙！」

「怎麼不偷？跟你這蠢東西，有啥味？」

趙長生嘩笑起來，一邊把鞭子挾在胯下，一邊取出烟盒子來裝烟。

「滾你的！」

劉老九罵了一句，隨即向騰昉的田野望了一下，自言自語道：

「不早了，去收拾窰兜（註四）吧！」

註三 牯牛即公牛。

註四 窰兜，形類卷箕，竹篾編的，中繫硬竹圈，可以挑。有耳絆。可以提。

說着，就把那三頭牛背上擦了幾遍，提着火籠（註五）走了進去，一會便拿一把乾香的稻草出來。水牛不見食料，便不同那邊的牯牛招呼，連忙張嘴嚼，平豎起尾巴搶上前去。

劉老九想起兩片厚嘴，像母親責備頑皮孩子那應得的罵着：

「還是要吃啊，他看你呢……」

一面把赤裸的粗臂膀，扯扯紮紮地，穿過褲子去。跪在驢上的藍布帽子這時鬆散了，就暫時讓它落在肩上。

趙長生從腰帶上摘下烟袋，裝上烟，一發嘲弄道：

「告訴你，不是要你的草，它怕你打翻醋罐子哪。」

「滾，不要儘放屁了。」

劉老九將藍布帽子重新纏好，見趙長生在吸烟，自己本不想吸的，也禁不住摸出他的烟盒子。

註五：火籠，一種竹製的爐，中盛瓦礫，可以裝火屑，冬天冬季，即以之禦寒。

這寺圍牆上作巢的土燕子，都鑽出來了，在暖融融的陽光裏面，顧着麻臉似的牆邊，陰陰地叫，亂飛着。大門口第二的家裏雀，嘎嘎唧唧地，一會兒嘈嘈嘈落，空地，一會兒又嘈嘈嘈飛上牆頭，顯出極歡喜的樣子。

挨近菜園那邊空田裏，擺着許多條竹篾編的晒墊。邵安娃和燒房裏的兩個助手（他倆都圍有白布圍腰，穿着黑布鞋子）一家一担玉麥包子，從大門側邊的角門挑了出去，就傾在晒墊上面。晒墊邊上幾隻啄着的雜色母雞，看見人來了，便連忙跑開，站在遠處，偏着頸子，現出儼然和驚訝的神氣。等到人都担着空籃筐進去了，就又呢呢地叫着，跑了回來，用嘴尖急急忙忙地啄取，有的兩腿着地，便伸長頸子，一邊聳動着，一邊發出嘶聲。另一隻雞公，並不啄食，只是站在雞群的後邊，拖下一邊兩翅子，像流氓似的胡鬧着。鷄母惹生氣了，總一回過頭來，啄它一嘴，再行吃它們的食物。

燒房裏的兩個助手，已經挑出四次了，邵安娃才三回，他就是這麼一個人，老是慢悠悠的。可也怪不得他，爹媽把他製造得太馬虎了：腰身長，足幹短，人家三兩步就可走完的路，他總要搖擺它四五下。他不要懶，事情也做得多。那兩個助手只担大半籠筐，

他那樣滿滿的。

趙長生看見他走過，摘下烟袋，吐一口痰，笑他道：

「啓，這樣賣氣力做啥？」

他就把多肉的有點發氣的黑臉，從扁担上車過來，舌頭弩在嘴唇上，聾笑道：

「挑少了，只壓着肩膀。」

「傻瓜！」

趙長生輕蔑地罵了一聲，剛要把煙袋啣在嘴上，突然角門那邊送來了談話的聲音，這是汪二爺同烤酒匠人走出來了，便趕忙把煙捲捏熄，挾在耳朵上，煙袋則胡亂地插在腰帶裏，一蹶朝大門走去。

劉老九拿着鋤頭，扁擔，跳板，以及窰兜一類的東西，正走了出來，後面尾着兩隻一黃一黑的狗，跳跳躍躍的，他嘴上翹着短短的煙袋，並不取下，只用舌頭一攪，移在左邊嘴角，就向趙長生喊道：

「走，走，你喊聲邵安娃。」

一面便將扁擔，鋤頭，筲箕丟在地上。趙長生却不去拿，只回轉身子，向角門那邊望去。汪二爺一壁同鄰着白圍腰的烤酒匠人談話（他們正嘆氣着目前酒的跌價和酒稅的增加）一壁勸他和劉老九打量過來，他就伸手搔搔耳朵背後，提高嗓子，猶豫地說道：

「唔，我還打算去幫他們挑一挑哪。」

劉老九看一看汪二爺也大聲地回答道：

「你看一看太陽，…………還長家的人，都不先去麼？…………我們還該去放乾暹水哪。」

○

趙長生一面望着汪二爺，一面回答道：

「還早，還早，去挑糧食吧。…………公衆的事，那忙啥子！」

雖是這麼說着，自己却並不去做，只將忽然落下地的烟捲，檢了起來，重新夾在耳朵背後。

在汪二爺看來，趙長生的話，是剛剛合着了心意，但這麼當面說穿了，却是不行的。因為無論那一個都要顧到面子，何況一向愛做公盆事的汪二爺呢，便將惱怒劉老九的心情

，直對趙長生發洩了。

「公衆的事不忙，還忙嚇人的？這真是……邵安娃，放着，你同他們去！」

趙長生本是討好的，但結果却挨了罵，便不好意思地紅漲着臉，一面粗暴地鬆布腰帶，另行揀過：將衣衫的吊襠，胡亂地紮在腰上。烟袋掉下地，也沒看見了。

汪二爺雖是那麼說，但眼睛這一朝劉老九輪了兩輪，馬起臉說道：

「一天到晚，就看着那尿桶裏桿子，吃嗎，要有時候嘛，」……

劉老九這時才把烟袋桿子一插，連頸上的青筋也漲了起來，憤憤地說道：

「你問問他？……他一大清早起來，還沒吃一袋呀。」

一面將拿着的烟袋，朝趙長生指一下，隨即裝在嘴上，做出不領什麼的樣子，一面就把自己該拿的一帶東西，拿得便走他的。

趙長生和邵安娃就將剩下的扁擔，冤兜，鋤頭和一條木板，分拿着，尾上前去。兩條狗，原是跑到木樁花籃下，尖起鼻子，東嗅西嗅的，回頭來，一見他們走了，便跳着，追趕着，跟着跑去。

野草鋪着的村路，是沿着院牆南邊的溝渠的，正輪棲木樹的枝影，和晨方一道兒，繪上了木炭色的素描。在溝邊，漾動着草莖苔艾的流水，則發出一股股清新涼潤的氣味。三個人向西邊走着，頭上，背上，不時粘着樹上滴下來的朝露。

劉老九昂着頭，跨着大步，嘴角上翹起烟管，一面走，一面向天空吐出黃色的烟圈，彷彿晴朗的天野，都是爲了他，才展開似的。

趙長生一路罵着春圓子（汪二爺的綽號）凡是個下流中國人愛罵的醜話，儘都一一使用到了。起初一陣，到全爲了出氣，隔一會，便成了興趣：娛樂旁人和自己了。

那隻狗落在後頭，對於那隻忽然跑起來，忽然停止的狗，不住撮起嘴唇打招呼。他就這麼愛同狗玩，一只狗在一塊兒，便溜了，不像對人那麼拘束，那麼呆板。因爲他覺得狗對他很熱，聽話。不像人似的，忽而這樣，忽而又那樣了，一天以內，就有幾種險色。往常吃完飯的時候，他總愛把碗里剩下的飯粒，捏成了小橢子，對黃色的來寶，

照眼睛晃一晃，喊道：

「傻東西，打個滾！」

接着又向黑色的招財問道：

「小乖乖，你也來一個！」

然後把飯糰子，丟給它們，作爲犒賞。狗呢，一見了他，便十分高興，不住地搖尾巴，尤其是招財，最愛伸長油光水滑的腰部，在他腳桿上擦溜，現出極嫵媚的神氣。出門的時候，喜歡隨着他，做他的伴侶。

趙長生見劉老九整天都沒有添言搭趣，就更想出些動人的花樣來了。

「你看，春圓子會是我的對手麼？配！只消照屁股一足，管叫他稀屎流一褲子。」

在往天，劉老九對這樣的話，許要笑起來，現在却只拉嘴下角，鄙夷道：

「顛鈴子，我聽見你說過一百回了……叫喊的麻雀，沒四兩肉的，真是！」

「不要量識人，你敢打賭麼？你敢？」

趙長生漲紅了臉，趕前走了幾步。

「打暈？呸！」劉老九並沒有回過頭來，只取下烟袋，朝靜靜流着的水上，吐一口痰，輕蔑地說道：「你做得出來，我手板心煎魚給你吃！」接着仍舊把烟袋腳在嘴上，叭了起來。

趙長生更加生氣了。剛好這時那隻又胖又笨的黃毛子來竇，溜到他身邊，他就趁勢，猛踢一下，痛得來寶格朗朗格朗地響叫。

劉老九把挑在肩頭上的東西一移，偏回頭來，冷冷地嘲道：

「嘛，沒吃油大麼？」（註六）它不是春團子哪。」

「媽的，你不要看不起人！只要招糧子」（註七）我就去。那時候，你看，多少人都要吃飽兒子的。」

趙長生堵起嘴巴，重重地踏着足步。

劉老九覺得已經氣着他了，就高興地挺一挺眉毛，兜他玩笑道：

（註六）沒吃油大，係指眼睛花的意思。因一般鄉下人就是要把眼睛明亮須吃油葷。

（註七）糧子，指兵。

「總不會有我吧！」

「不會？到那時候，你就看見了，第一個遭打的該是哪個？」

「那好極了。劉老九邊走邊吐了一口烟圈，仰起頭，笑開了。走了一陣，才又說道：「等你摸槍的時候，我在這兒嗎？那你去找鬼！」

趙長生是容易生氣也容易化氣的，聽見這話，到反面高興起來。

「你也有這個意思嗎？我以為爲你要老鴉等死狗呢……對，我們大家都去，這邵安娃！這碗還有啥吃頭？他娘的！」

回頭又向邵安娃道：

「邵安娃你也去，我勸你。」

等到說出這一句話，才看見邵安娃已經離得老遠的，便又加大了聲音，喊了出去。

邵安娃却一點沒有聽見，正一面走，一面向敲着一隻足的來賣，咕咕噥噥地抱怨：

「你不聽話，你亂跑，媽的！看哪，腸一踢出來了，我才不愛管的……停一停，你亂跑，媽的，讓我看，到底踢着哪裏：蟲東西，你該去學招財……招財，你乖的！」

哪」

「空東西，你娘的，你在陰年壽星經；我曉得，你肯吃酒嗎？那三塊錢一個月的差事，等趙長生這廝罵了之後，邵安娃才遲遲疑疑地問道：

「吃酒？那不要……要打仗嗎？」

接着搖一搖頭

「你簡直是一條蟲子，一條『洗刷』的蟲子！」

趙長生邊罵邊吐了一口痰。

邵安娃料不到會來這一個圈一罵，身一顫了一下，挑的這兜，竟然滑落一隻，便紅着臉去檢他的，沒有答話，只心裏罵罵地想着：

「你這人真不齊，無憑自故揚刺，這沒頭沒腦罵人。」

然而，這只是藏在心裏罷了，臉上並不怎樣表露出來。他對於別人的罵，一向就是用沉默和隱忍來回答的。

劉老九將快妥燒完的烟斗子習慣地執着，直到發出滋滋的聲響之後，才取出嘴來，向

肩頭一扁擔，扣去塵灰，插在腰帶上。聽見趙長生那陣放肆，亂罵人，就放鬆了足步，回過頭來罵道：

「不要太高興了，拿鏡子照照你自家吧，兵要像個兵哪。」

趙長生立刻冒火了，臉青着，忿忿地說道：

「媽的，棒老二（註八）不是人做的？」

劉老九只張大了眼睛，回頭來看他一眼，便加快足走他的。

趙長生立刻覺出這話不宜這麼亂說，便掉頭望望周圍，近處大路邊上，陳家么那裏，那個叫做息一會兒再來的老板娘，正在屋後的簷下，忙忙架着一竿要晒的衣裳。遠處，院牆側，田埂上，則活動着黃牛水牛和人的影子。

春天的村野，已經全然醒來了。

但這裏話一停止，却是靜靜悄悄時，只是路邊小溝的流水，在潺潺着。

再走一會兒，小溝便連接着一條橫起的大溝。那是較小溝地位處得高些，且容納得多。

註八 棒老二即土匪。

盡的水。原來除一條發源於烏木港的正流而外，還另加一條來自遠處申家堰的（這是申家堰的支流，正流的水多了，才放到這里來的。）大溝和小溝的相通處，是一條石板砌成的窄狹陰洞，而洞上面便是橫臥着鄉村的大路，聯繫着遠近幾個鎮市的交通。現在沿着這條車轍痕深的大路上，已有人挑着米和雜糧去趕街去了。同時，溪溝灣處，樹叢遮蔽的那邊，且慢慢響來了運貨手車的吱嘎吱嘎的聲音。

陳家店么子，賣茶賣酒和賣一些零星雜物的，也正挨近在這里。老板已經五十了，頭頂盤着小辮子，終天嘴角上，吊着短烟袋，悠閒地坐在櫃台里面，無論你買什麼，只用鼻子「嗯」你一聲，總不大講話的。老板娘比起來，却年青，只三十來歲，粗皮大臉，翹嘴巴，一個愛說愛笑的傢伙。但很能做專，店里一切全由她招呼。兩隻纏過却又放了足，鉤拳刀似的，常常不住地拐進拐出。遠近來來往往的人都知道她，一提起，便笑起來了，「嚇，那個息一會再來麼。」現在老板娘晒衣衫看見劉老九他們，都拿着冤兜跳板一類的東西走來，知道這一年淘堰開始，她店里的生意，又有好幾天熱鬧，因為淘堰照例都是從她的法門口起，一直淘到烏木港去的，一面把帶有菩提子（註九）氣味的濕手，朝藍布

圍腰上指著，一面將尾朝前拐了來拐，笑嘻嘻地打招呼。

劉老九一面走進店子去，把駝板亮兜之類，放在茶桌子側邊，一面仍舊拿起鋤頭，這
麼說道：

「費老板娘的心，東西請照顧一下。」

老板娘也跟著走進店里，把夜來放在桌子上的一條板凳，順手取了下來，一面回到壁
望尾角泥爐上的那隻瓦壺——水汽到還沒有冒出，但藍色的煤烟，却正從壺底下鑽了起來
，說道：

「忙啥子？吃杯茶囉。水就要開了。」

「老板娘，不要客氣吧，息一會兒，再來。」

趙長生剛走進來，一面放下肩上的東西，一面眨着刁滑的眼睛，就這麼搭嘴。

「挨刀的，大清早晨，看我咒你！」

老板娘將腰一歪，硬彎身過去，抓着一張稀髒的帕子，直對着板凳桌子，一陣用力

擦九 擦桌子，腳下用裏外發洗衣。效果等於肥皂。

地擦着。

「你才是，人家老實話囉。」

趙長生將鋤頭往肩上一放，眼睛飛一下櫃台里面，便一邊笑着，一面尾着劉老九走了。

最後邵安娃來放冤兜的時候，老板娘看見他並不招呼，只是帶澀地一笑，便將她那已經翹起的嘴唇，更加翹高起來，打頑地罵道：

「放開些，你這畜家子。一年到頭，酒也不吃，茶也不吃的東西。喂，聾子，你聽着沒有？我說的，出錢才准放。……我問你，你的工錢哪里去了？是不是你那老虎婆娘，全給你搜個一乾二淨？」

邵安娃憂鬱地點一點頭。臉上還帶着幾分羞婉的神色。

「沒出息的東西，……我不可憐你。」

老板娘將拿帽子的手舉了一下，就又扭頭去換冥子去了。

邵安娃拿着鋤頭出門一溜，看見招財和泰寶，已跑到治申家堰溝那邊的路上去了，正

「高着一条挾着巴的灰旬，請前後後地嗅着，便撮起嘴唇嗅，一聲。但窸窣沒有答允，也不來，便邊幸邊罵道：

「這兩個不聽話的東西！」

向烏木沱那面的溪溝走去，兩岸夾植着高大的棲木，楊柳，麻柳，以及枝條茂密的柑橙樹，挨近水的地方，還長着青色的菖蒲和打破碗花。水很深，顏色也清亮，表面只是悠悠地動着。底面却現出樹枝的倒影，更下去，就反映着明靜的天空。泥沙，苔衣，水藻之類，倒反而看不見了。

大溝左近一帶，以及伸到烏木沱那邊的，全是一望青的易老喜的田野。那上灌申家壩的水，和野豬堰這一帶人家只在保甲區域的劃分上，全屬一個圖局吧了，別說聯不起什麼關係。但野豬堰大溝兩岸的土地和樹木，却又易老喜的。他這時就提着險豬糞的窠兜，在田埂上走，一面尋覓沿路的狗屎，一面用眼睛在溜這面走着的三個人。他老遠這樣，遠遠的就打量你，盤算一通。等你要走攏身邊了，他却順下眼睛去，彷彿會看見一樣。就是同他對面談話時，他也不多看你的，只在緊要的關頭，始望你一下。這一切警的眼光，是含着多種多樣的意思：比如明明先前聽見他答允了，現在才覺出他有點疑

木性的，其實，他答允的話，到並不翻悔，只不過他那眼睛，老是使人感到疑慮，慚，或者迷眩罷了。

「媽的，你在打量啥？老子又不偷你的祖兒妹子！」。

趙長生看見易老書在遠遠地一路偷望他們，便這麼低聲地罵着。

劉老九掉過頭來看他一眼罵道：

「你別那個……隨着鬼了，一大清早，就聽見你在咕咕嚕嚕的。」

「全你沒根子，我罵他！」

趙長生用嘴巴朝易老書擡面一遞。

「你簡直沒球事了！……去洗二盞洗囉。」

劉老九見他這麼無事生非，罵了一聲，便仍舊朝前走他的。

趙長生却將肩上的鋤頭一移，滿含道理似的回答道：

「我討厭他，一看見就生氣！……那對耗子眼睛呵！」

大溝的右邊，是一些漸漸低下去的沙地，夏秋時候繡繡着黃豆苗和花生藤子的，現

在却空了心來，殘留着剛剛扯後的白蘿蔔和紅蘿蔔的敗葉。沙地盡頭，却是一條通過平野的大河，除了七八月間，遠處山洪暴發，平河兩岸，全是滔滔奔流泛濫以外，平常日子，就全是乾的，河底露出陽光照白的泥土和石頭。有些地方，且縱橫着芭非叢生的小溝，和林木茂密的小堤，竟將沿河的景色，弄得十分荒野，若在黃昏和夜里，還會使過路人害怕哩。

在大率這河灣的轉地方，有條一層式長的缺口，一年到頭，都用竹編的籠兜，一註一填。這石籠，面上覆塊，裏面鋪着鉛，只在青天雨霽的時候，才把它挖開，讓水全行瀉了出去，這就叫做「養水」。這都說來之後，始重行換上新的籠兜。

劉老九走到這裏，把鋤頭順在身邊，一面摸出煙盒子來，裹着煙捲，一面用眼搜尋籠兜破爛漏水的地方，因為從那里下手，是要比較容易些。

劉長生却沒有拿煙來裹，也不注意他目前就要開始的工作，只朝附近沙地一間草屋望去，那是後面繞着竹林。前面鋪着青色菜地的。他每次來到這裏看水，看籠兜塞着的缺口，如有走水，便要挖泥巴去塞緊。他這尋找機會，全那屋里的女主人說幾句笑話。女人的

綽號叫做「鋸子」。雖沒有息一會兒再來那裏有名，但這四鄉的人，却大都知道。她嫁過兩三個鋸木匠，都是嫁一個，死一個，所以人家說她像鋸子一樣，將每個丈夫如同鋸木頭那裏鋸了的。因此便承襲了鋸子的聲名。現在他就正歸在菜地里，替快要抽苔的蒜苗，拔着雜草。四歲大的一個女孩，臉像滾屎鴨蛋，流着兩條清鼻涕的，則在門前灰堆旁邊，弄着瓦片和石頭。

劉老九啣着烟袋，將褲腳紮起，爬下堤堰，跳到籠兜上去就是一鋤，隨即鬆了手，朝手掌心吐點唾沫，然後再動手挖。挖了好幾下，己將面上的泥巴挖去，露出了籠兜和石頭，却還不肯越長生下來帮忙，便喊道：

「死人，你在幹啥？」

「忙個啥？越長生癩癩地這壓回問着，同時向那慢慢走來的邵安娃喊道：

「走快一點，膠粘着跨哪。」隨即把頭上的布帕子摸了一下，就走向蒜苗地那邊去，蹣手蹣足地，站立在那女人的背後一會兒，才忽然大聲，喊道：

「註十 籠兜，粗竹篾編的，中裝大石塊用來作堤。」

「喂！客來了，都不招呼一聲麼？」

「阿哈，龜兒子，你把我嚇得一大跳，」女人把帶笑的胖臉蛋，掉轉過來，蹙起小眼時，看了一下，接着正起臉孔問道：「今天要做啥？」

「做啥，淘漚哪？」趙長生眉毛挺了兩挺，現着很神氣的樣子，一面也就蹲了下去，順手摸摸那些肥大的蒜苗，毫不勉強地說道：「呵，盡都懷胎了嘛。」鋸子有點臉紅，做出生氣的樣子，問道：

「你在囉啥子蛆？」

「呵！你真多心，我在說它們肚子大了，快要冒蒜苔了哪。」

趙長生笑著，一面兒戲地，把蒜苗的一匹青葉子，從頭到葉尖，用兩根指頭埋了起來。

「滾開，滾開，去做你正經事吧，不要在這里德兒當的。」

女人將手一揚，就埋着頭，只一忙忙地扯草。

「我來有正經事的哪。」趙長生立刻一本正經地說，「那邊籠兜不開，你肯不肯？我

「要問你借件傢司！」

「不行，你要借我的斧頭麼，那會壞着右頭的。」

「哪個要你的斧頭？我還要借那個……。」

「啥子東西？你嘴里聊着狗屎啦！」

「我想把那籠兜鋸一鋸，就爭一把斧子。」

「你在胡說八道，你看見過拿過鋸子鋸籠兜。」

「嚇，你簡直好記性，我就用過哪。」

「呸，你這要死的！」鋸子一下子明白了，立刻滿臉發紅，抓着泥塊朝趙長生打去。

趙長生嚇嚇地歡笑起來，偏動着頭，躲避着。

「嚇，狗東西，你才笑過哪？」

劉老九從淺草的提邊，露出包着布帽子的頭，大聲抱怨。

趙長生立起身來，得意而高興地回答道：

「就來，就來，借着鋸子就來！」

「扯，一天就是抱雞婆打擺子，又撲又顛的。」

劉老九這麼罵了一句，就把頭縮下溝坎。

趙長生走了回來，看見易老喜在溝邊立着，正將伸向田間的一條插蠟樹枝子弄斷，一面又在偷偷地打量他，他竟照平常的例子，做出笑臉招呼道：

「請早，易大爺！」

以前易大爺對這樣的招呼，定規也要來個「請早」的。此刻，却只是沉着臉，現着很忙的樣子，鼻里哼了兩聲，算作回答，就立即趕着狗囊冤兜走了。

趙長生見他隱蔽在棧木樹和芭茅的那邊了。才對着溝里吐了大口痰，罵道：

「狗坐冤兜，不受人抬的傢伙！」

靜悠悠的水面，便立刻動了。一大圈的波紋。

劉老九息着手，把鋤把子順在懷里，仰起頭說道：

「這是你自討沒趣！我壓，要理他，就不要背後罵，要背後罵，就不要理他！」
接着，朝兩隻手板心里，吐一點口水，互相搓一搓之云，就又握着鋤把子挖起來。

趙生朝腰上摸摸，突然失聲叫道：

「呵呀，我的烟袋呢？」

急得在草地上，轉來轉去地找尋。隨即向溝坎下邊的邵安娃問道：

「你看見我的烟袋沒有？一定掉在這上的。……」聲子，你耳朵癢蚊子去了！」

邵安娃滿頭是汗，正吃力地挖，趙生朝的這個時候，剛好一鋤就挖地了，水立刻朝大河荷荷地奔去，石頭，泥塊，也發出了崩裂和滾走的聲音。沙灘兩邊密密長着的馬苜蓿，和淺淺立着的眉毛草，便給水淹着了，還有露在外面的，也浸滿了雪白的泡沫，這些低窪地方的枯草，去年留下尚未給人割去的，爲水衝動，一起一伏，好像風在吹拂一般。招財和來寶，原是在乾河底追逐那些撲地飛走的野麻雀。給水和渣草，突地衝到足下，便趕緊跑上岸來。來寶害怕得挾緊了尾巴，返轉身去，汪汪地吠着。招財却向溝里的邵安娃，驚惶地打量，似乎想從他嘴上看出一點究竟來。

劉老九爬上溝坎，拭着足桿上的水珠子，一邊向邵安娃喊道：

「不要挖了！不要挖了！」

又立刻罵趙長生道：

「媽的，掉了就算了，還要找補險？……快去借蝦也（註十一）來，我們接魚哪！」

「算了，人家是玉石嘴子哪！」

趙長生重新看看地面上，氣足踏踏周圍的青草。

「等一會再找，說不定是掉在屋里的。」劉老九就拿水盪的杓來推。「快去向嘴子借借……唉，你看那不是一條大魚麼？」

大溝的水面，因為朝下奔馳的牽引，便大大激動了，平日安居水底的魚蝦，都驚得直朝水面上竄了起來，迅速地劃出許多細小的波紋。劉老九又高興又惜惜地說道：

「不接着，那多可惜呀！」

「媽的，昨天晚上，夢見檢銀子，拿在手裏才是夠美，我就曉得今天一定要他財，媽的，果然打失了烟袋。」

趙長生無望地拍拍兩手，但眼睛一看大溝的水面。也馬上動心起來，就咕嚕地抱怨自

已，一面直向鎮下流過過去。但錫子已跳自家走來，一隻手拿着木椿索子，一隻手提着大蝦籠。因為必得獨立過活的日子，已把鮑練尖滑了，懶懶得這蝦籠水一放，溝里面定有油水可撈的。

這一回，趙長生却爭先下水去了。他叫邵安娃把蝦籠安放缺口上，自己就在蝦籠兩邊打上木椿，拴緊索子。這樣，蝦籠才不會給水沖走。

劉老九見趙長生那熱心，便坐在岸坎上息氣，靜靜地抽着烟，他兩隻棕黑的腿桿，長伸伸地擺在岸坎上，就從岸坎上，向鎮下流過過去。

錫子看了一下，心里暗自想道：

「好結實的傢伙呀！」

這時候趙長生的女孩却突然在岸坎那邊跑過來了，原來這小人也耍着熱鬧，剛走在半路，就給招財和來寶，歡迎過去，且拿錫子朝他身上亂噴，便把劉師傅一屁股倒坐下去。

錫子回頭，一眼看見了，便「呵呀」地叫了一聲，接着罵道：

「哇十一 蝦籠，你竹籃打水，各處虛苦楚，水可通過，魚却破肚着。」

「這是哪來的野狗哪！」

一面拿石頭拋打，一面急急忽忽趕了過去。

劉老九便取下烟袋，大聲說道：

「不要緊！不要緊！……不會咬人的！」

隨即撮起嘴唇來喚狗。

鏟子扶起小孩，一面抬着頭，半曠半笑地回答道：

「你這說風涼話的傢伙，……把人都要嚇死了，這說不要緊！」

劉老九從來不會同他說過笑的，便不禁臉紅起來，低聲罵道：

「這野婆娘！」

跟着，就把烟袋湊上嘴巴，這時，趙長生已經爬上溝坎來了，便向劉老九開玩笑，故

意大聲問道：

「你叫她啥？……哈哈，叫得對！叫得對！」

鏟子抱着小孩，提着木桶走來，對趙長生罵道：

「瞎子叫得對？……你吃笑婆子的屎了！」

「你還不曉得嗎？他叫你野婆娘呀！」

趙長生見劉老九在向後鼓眼睛，便一面笑着回答錫子，一面逃避似的跑開幾步。

劉老九紅着臉，捏着拳頭，嚇趙長生道：

「你再胡謔些！……看我不捶你這狗頭！」

錫子就對劉老九看了一下，假裝生氣那麼說道：

「我看你也是個不老實的傢伙！」

一面就脫去鞋子，下水拿蝦色里面塞着的渣草，他原是丫頭出身的，自小就大着一隻足板，沒人替她包纏過。

趙長生怕劉老九真的生氣了，就向天空看看說道：

「不早了！我們轉去吧！」

隨即做模做樣地朝溝里吩咐道：

「你可要好好守着，不要亂跑！等會轉來，我們同你四股平分！」

「瞎說！四股平分！」鋤子伸起腰來，手里抓的一把敗草敗葉，水淋淋的，並不丟去，「我一個人要花大半天的工夫哪！」

「那麼我們同你平分吧？」

「就是平半分，我也划不過！你們做些啥？不過安一安蝦芭！」

鋤子把手里的渣草丟開，又彎下腰去摸。

趙長生不滿意地笑道：

「那活見鬼了，照這樣說，我們三個，簡直一根魚都不該得了！」

鋤子又抓起一把草葉，隨手丟去，望一下趙長生，又望一下劉老九，笑着說道：

「那又不是這樣說……我煎好，你們可以來吃一頓哪！只要你們帶罐清油來，我是可以請客的。」

鋤子一面說着，就一面爬上籠兜。

趙長生看一下鋤子，又看一下劉老九，便笑着說道：

「你看，魚沒有要着，到反要出脫一罐油了！媽的。同你這人真是打不得私交！」

隨即帶着同意的神情，向劉老九說道：

「也好，難道我們還分回去，送給春圓子麼？」

劉老九扣去了烟斗子上的烟灰，爬起身來，一面拿鋤頭，一面回答道：

「我說在先，油是你答允的。我只能帶張嘴巴來吃哪！」

跟着就把鋤放在肩上，只顧走他的。

鋤子已從籠兜爬上溝坎來了，就高興地接道：

「對的，油是包在他身上了，你們兩位空身來就是！」

一面又揶揄趙長生道：

「聽清楚！沒帶罐油來，你有本事進門，就賭你能！」

趙長生一面拿鋤頭準備勸身，一面做出似笑非笑的樣子，小聲說道：

「帶油？我還會給你帶件衣料子來呢！」

隨即大聲笑道：

「只可惜你不配呀！」

連忙跑開了。

「匪，不要臉的東西！」

雲子罵了一句，便回去拿裝魚的木桶。

邵安娃累得滿頭是汗，坐在旁邊把烟葉慢慢裹着息氣，裹了好一陣，剛裹成一枝，却又見他們走了，便只得仍舊放進烟盒去。慢慢立起身，一面肩着鋤走，一面掉頭四望，找尋他的狗。但狗已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

四

他們走回陳家么店子時，太陽已經很高了，但生門簾的，只到了汪四磨子。他是汪二爺的家門（註十二）屬於遠房姪輩之列的，雖沒什麼錢，但因人會奉承，說話又極乖巧，汪二爺便很看得起他，給他八九畝田耕種，不要多少押租，每年只收只出糧谷。因此，他一同人家談起汪二爺，總把話調弄得甜蜜蜜的，「那，我們二爺……」彷彿也就是汪二爺親姪子一樣。而且他每回和人高談闊論，差不多十有九句，全是由汪二爺那些聽來的：在他以爲汪二爺才是道理本身！他老人家哪會錯呢？他這時正同老板娘談天，講一個出色的笑話。樣子怪眉飛色舞的。

「那真是槍杆伸手，死也要錢的傢伙！」

「唔，清早八晨的，就抬筷（註十三）……：：：：不忌，不忌，百無禁忌！」

註十二 家門即本家。

註十三 早飯以前說了不吉利話，稱爲抬筷。

老板娘本是正聽得有味的，突然聽到他說「死」，趕緊罵他一句，又連忙做出解脫的神情，這是他家里人失口說出不吉利話時，她便要這樣做的。

「那有啥要緊？」汪四麻子右手往外一揮，剛要繼續說下去，因見劉老九他們走來了，便又提起剛才說過的。「你們看，這樣的狗夾夾都有，爲了不肯添船錢，就情願自家走過江去，船伙子看見他們要淹死頂了，心裏不忍，便問道：『算了，不要你添多，就添一個銅板吧！』那知道他還是不肯，情願丟掉老命，也不肯捨分文的。」

趙長生一向愛同他說笑，便一面放下肩上的鋤頭，一面用手揮他道：

「你又在衝殼子！沒事做！去轉一轉吧！」

「嚇嘛，衝殼子？」汪四麻子聲音立刻變成甜蜜蜜的，「我告訴你，這是我二爸前幾天親口講的？他還說，這些伙去見閻王的時候，閻王發他一頓脾氣，罵他這樣要錢不要命，只合又去下油鍋。那知他才一點也不怕。還向閻王說道：『稟大王，燒乾鍋炸我好了。……你猜，爲的啥？』這閻王也奇怪起來，……他說，我想請你把買油的錢折給我哪……哈哈，你們看，狗到這步田地！」

衆人笑起來了。汪四麻子就更加得意，伸長頸項，逼緊趙長生湊道：

「你敢說這是衝穀子（註十四）的嗎？」

趙長生素來嘴巴子是不讓他的，惟獨一同他談到汪二爺，就可不開腔了，這次也一樣，不同的，只是紅了臉，汪四麻子深懂他這種毛病，就故意在人前，說些話來虎住他。隨即望望溝那邊的田野，看見易老喜在遠處溝邊走着。就向大家遞一下嘴巴，說道：

「我二爺還認過，那立狗夾夾，說不定也會向國王要油錢哩！」

衆人又笑起來。邵安娃帶着兩條狗，剛剛走到，他也和着大家笑其妙絕笑着。汪四麻子慣愛兜這老實人的，就作古正經地問他道：

「你在笑啥？」

邵安娃紅着臉，囁嚅起來：

「我：我：那：」

汪四麻子正高興得還要說一兩句的，却給老板娘拍一下手打斷道：

註十四 衝穀子，虛謊。

「我猜對了！前一向，好幾天早上，汪二爺都打這里過，不去別處，一去就到那邊，（拿嘴巴向易老喜那邊田野遞一下。）轉來的時候，總是馬起臉，見人待理不理的。我猜那其中定有原故。現在聽你說來，十拿九穩——」

只要關於汪二爺的新聞，汪四麻子一聽見，就要挖根挖底問個究竟的。因此，便連忙掉轉身來，對着她詫異地問道：

「瞎子十拿九穩？這才怪了，他老人家的事情，哪樣不對我說？」

「那還不是銀子錢的事情？哪一樣瞞得過我們生意人的眼睛？」老板娘現出比一切人都要精靈的臉色，一面拿手搔一下手腕

「我肯信，我一爸會向他狗夾夾借錢！」

汪四麻子越發莫明其妙了，可是說話的語氣，却更加來得有定見似的。

「那你越發不懂了，要我們生意人才明白！」老板娘，剛說到這里，聽見屋里老頭子在叫他吃飯，便回頭道：「就來！就來！」然後又向汪四麻子，「你懂嗎？啥子貨一銷得，就趕緊大批買進來。你想你二爸，街上又是洋廣貨舖子，鄉下又是燒房，銀錢哪又會

不拉聯拉動一二？」

「這又不對了！」汪四麻子駁她一句之後，就向趙長生他說道：「你們看，要甚麼嗎，我二爸人大面大的，何消他天天早上去勞神？我敢說，只消一會子工夫就講成了。」

「你好聰明囉！汪四哥！」老板娘已經朝里面走幾步了，又掉身轉來，「狗夾夾哪還不放騰呢？就是利錢高哪！我們借他一二千塊不打緊，拉他三千五千，那你——」話還沒說完，因見老頭子在發氣，罵她怎麼廢屁話那麼多，就趕緊走進去了。

劉老九自家去倒杯開水，坐在門檻上喝着，聽到這裏，順便拍一下膝頭道：

「對了！難怪他這一向脾氣大——從來不罵人家吃烟的，今早晨上——」

汪四麻子却看一下劉老九，大聲說道：

「她全是賭精的！……我想一定是替糧子鑲款，窮強天不是說城隍又來一批糧子嗎？」

趙長生坐在旁邊有意無意地聽，因為肚子餓，眼睛便不住朝東面瞧望，這時燒房里的夥計已送早飯來了，他就趕緊起身去接，但聽到糧子事情，便又停下問道：

「不曉得他們還招不招？」

「招？怎麼不招？你鬚鬚頭正合式呀！」

汪四麻子一下子又有說有笑起來。

趙長生把菜碗端到桌上，一面紅起臉罵道：

「放你媽的屁！」

汪四麻子已經吃過飯了，但還是伸起頸項望他手上的菜碗，隨口問道：

「那是啥子菜？」

趙長生連忙報復道：

「你自家都不曉得嗎？……苦瓜哪！」

「王八蛋！」

汪四麻子明知道苦瓜是指他麻子的，但也不生氣，只把他二叔常常罵人的話，很氣派地使用出來，這就是表示他不屑於和他鬥性的派頭。

這時溝里的水，已流得淺淺的了。溝坎上冬天落下的乾樹枝，和溝邊種田人隨手拋進

的稻草棒之類，也在水面現了出來。溝底兩邊的水草苔衣，先前還隨流走的活水，輕輕拂動的，現已密密的攤在污泥上面，爲陽光一照，發出細小的泡沫。溝底中部曾經爲水冲成一條槽的，還沒有完全流盡，面上便現出水虫和蝦子劃出的波紋。

汪四麻子背剪着手，在溝邊上走走，時而把頭掉在這邊，時而掉在那邊打量，不久轉到陳家店子來，就向絡繹走來的淘娘人，指一指溝邊道：

「你們看看吧！……我說溝身爲啥子一年年地窄呀，原來就測那裏！」

溝坎在水深時，還看不出，水一流盡，便現出有人把它加厚，從上倒下泥土的痕跡來。因爲一般的溝坎，挨溝底的地方，年久月深，照例要給螃蟹掘洞，鯉魚作窩，現得空虛的。而現在却露出相反的情形！等衆人都在觀看的時候，汪四麻子就對易老喜那邊的院子，忿忿地說道：

「看嘛，這回我們得跟他算總賬的？」

老板娘攪起銅壺正對茶客們，沖了一遍開水，聽見汪四麻子在那麼大聲地講話，就向劉老九他們努一努嘴小聲道：

「這倒抱大足桿的傢伙！你簡直得罪不得他的汪二爸，說起風他就是雨了！」

趙長生連忙端起碗，一面吃飯一面跑出去看，向汪四麻子接嘴道：

「那算啥子賬！我們把泥巴還他好了，通給他倒在菜田里！」

沿溝一帶的油菜田，油綠綠的，通已發出又胖又長的菜苔，不幾天就要開花了。看起來，顯然比別人灌溉得勤快，肥料也下得多些！衆人由羨慕生妬嫉，便也說笑附和道：

「對的！對的！——通給他倒在菜田裏！」

趙長生進去挾菜時，劉老九已經吃完了，正端着一碗滾熱的茶要喝，就一面責備他說

道：

「你在發癩了！……這對你有啥好處呢？」

趙長生急忙吞一口飯，不以為是地說道：

「我討厭那傢伙！……媽的，拿架子，對人擱也不理地。」

其實他更生恨的對方，是小時候舅老喜曾經打過他，不過他不好當衆說出來。

劉老九曾把茶碗放在桌上，將頭向前一遞，差不多像罵那廝地說道：

「拿架子有什麼緊？你不理他就是了。總不像春圓子一樣，把你罵得狗血淋頭的！」
這長生紅漲着臉，沒說話，只連二趕三地，吃他碗裏的飯。

招財和來寶已經來在店門口，看見邵安娃他們在吃飯，本要跑進來的，但給老板娘拿菜腳子對它們一撥，便只好退在門外搖尾巴。邵安娃吃到尾後，很想挾一兩塊做巴團給它們的，可是看一眼趙長生，黑臉鄰嘴的樣子，就不敢了，他怕因此拿他來出氣！但對招財和來寶，却時而從碗邊上溜着慫恿的眼光。另外別人說的什麼事情，他是不大管，也不大愛聽的。

五

動手淘糧的時候，人便分成兩大組，一組是站在溝底，將爛泥、渣草、苔衣之類，拿鋤頭挖送窰兒。一組是把裝滿泥沙的窰兒，用懸着繩子的扁挑，（註十五）担在肩上，踏着溝上岸去的跳板，送到溝坎樹樹下倒掉的。

趙長生懂得挖泥，只端溝裏，是一件輕便的事情，便和汪四麻子他們爭先去拿鋤頭。劉老九看見大家那樣怕勞苦，就去摸著扁挑，拉下嘴角說道：

「這不過多出點氣力罷了！」

邵安娃喂了狗之後，才慢慢走來，當然經便的事情已沒他的份了，但他並不管這些，人家叫他拿扁担挑，他挑就是了。那種近乎變的態度，差不多引起那些拿鋤頭的膽利者，發笑起來。

鋤頭在溝底挖動，腥臭的泥味，和水草的氣味，便升騰四散。太陽光漸漸有些刺人皮

註十五 扁挑與扁擔同義。挑真担亦有同樣的意思。

磨。劉老九邵安娃他們挑着重重的冤兜，時而從乾涸的溝底，走上乾燥的溝坎，時而從樹蔭籠着的所在，踏進陽光晒着的地方，汗就不知不覺地淌了起來。

趙長生和汪四麻子他們便常常躲在樹蔭遮着的溝底，一面挖，一面唱起歌來。開始是汪四麻子唱男腔。

「高梁桿子節節稀，

多多拜上我的妻；

沒得銀錢來接你，

積麻紡紗耐煩些！」

趙長生接口過來，唱女腔。

「高梁桿子節節長，

多多拜上我的郎；

沒得銀錢也接去，

免得爲妹守空房！」

這歌惹別人聽了，只是好笑，但在劉老九呢，却有些不自在。因他從小就由爹媽定過一門婚事，女的便是他的表妹。到大來，表妹也還中意他，雖是當爹媽的面，對他有些拘束，但一背着却是有說有笑的。可是舅父舅母看見劉老九父母雙亡，窮得來連一條好褲子也沒穿的，就變了卦，起初是不許他們兩個青年人見面，繼後竟着解了婚約，另外將女兒嫁給一個有錢人「做小」去了。他記得前年夏天的一個黃昏，他們倆就曾經在落日照養的田野裏，小聲偷唱過這曲歌來的。那時候，何等的快樂。誰知從此之後，更再也不能見面了。

另外的人不等汪四麻子他們開口，便行接唱下去。

「高粱桿子節節斷，

多多拜上我的妻。

今年天乾接不起，

明年粗布縫一些！」

汪四麻子和趙長生也快一齊拿女腔接着唱。

「高粱桿子節節長，

多多拜上我的郎：

有錢無錢接上去，

那個要你縫衣裳！」

劉老九記起她唱這一段的聲音，心裏便酸澀的了，是桿也有些發軟起來。他窩窩兒裏面的爛泥沙石，倒在柳樹腳下之後，還呆呆地立着，向遠處漠然望一會兒，易家院子內的樹林，暗含烟霧，看去真彷彿滿帶哀愁似的。

去年他來時日短時，他藏在稻草堆裏，晝夜睡一天一夜，第二天爬起來，也不同人講話，也不看人，只死勁捏緊鋤頭，將一大塊草堆，今天就挖完了。這在別人，差不多要挖一兩天的，此後脾氣也改變了：對人冷淡而且回嘴！

綠滿嫩紫的柳條，在他頭上，冰冷地拂過。他才重新挑起空窠兜，返身走下溝去。

溝裏的人們，通給歌聲弄活潑了，一時墳裏響着，使鄰信口唱起來，揆着鋤頭挖掘沙石澗巴的響着。平日他們分散在田野裏，各人耕各人的，埋頭不作聲。要在老牛蹀躞

犖漢的時候，才會高聲叱罵起來。因此沉默久了的他們，在這時就更加唱得有勁！連趕街過路的人，也禁不住停息下來，微微發笑地傾聽一會。附近田野裏摘龍鬚菜的女人們，竟一直伸起腰，把手遮在額上，很有興趣地瞻望過來。有的聽紅了臉便「呸」的罵了一聲，趕緊彎下了身子，重新把指尖伸進嫩綠的細葉裏去。

散居在原野裏的人家，有些是請長年月影耕種，每天便得袖着手到陳家店子來喝茶喝酒，閒談天的，這時也走到溝邊上，站在樹蔭底下看熱鬧。其中有一個衣衫穿得特別講究，單他那枝玉石嘴子的湘妃竹烟袋，就與衆不同的，那便是馮七爺。他是個鴉片烟鬼，莊稼和生意全不弄行，也不愛管的，但一談到打官司告狀，那就冲能極了，無論怎樣不在理的事情，總是拿長指甲搔一搔頭髮，很冷靜的說道：「我有辦法的！」鄉裏的民團和學校，也攪在手裏不肯讓給別人辦，但他自己却常對人訴苦：「這事麻煩透頂哪，要是哪個來接着，我才謝謝他呢！」如果別個真的來接辦，那又一點也辦不起來了，因為第一個掣肘的，便是他。這時，他一到溝坎上走動，閒着玩耍的人們，就都同他打招呼。奉承他幾句。他那上癮的灰白臉上，對人總是很莊嚴，絕不像在二爺一樣，一團和氣，做得笑迷迷

的。

趙長生挖着兩窰兜，假把鋤頭把子順在懷裏息氣，他歐已唱厭了，只上下左右地打量，想另外與點花樣，或者說些笑話。恰好邵安娃走來，他挖的那兩窰兜泥巴，他就向邵安娃要笑不笑地，遞一遞嘴巴，朝着溝坎上說道：

「喂，你看見沒有？」

「看見啥？」

邵安娃把彎着去挑的身子，立了起來，漠然地發問，一面拿手揩揩額上的汗珠。

「半天雲里露口袋，你裝風！（裝瘋）那位拿綠帽子給你戴的傢伙，你就認不得哪？」

邵安娃這時才抬起頭，一眼看見了那邊溝坎上站着的馮七爺，便不禁臉紅起來。提起這件事，他是很難忍受的，而况又當着衆人面前，他便破例地生氣了，對趙長生罵了一聲「媽的！」就挑起窰兜上岸去了。衆人和趙長生便高興得大笑起來。

原來邵安娃的老婆是盩厔媳出身，小時候就同一般放牛孩子放浪慣了，長大來，又更加出落得分外惹人。自然這不是邵安娃所能駕御得住的，而她也一向不把邵安娃放在眼裏。

。但邵安娃却半害怕她愛她，每一回家，總把衣袋里裝的工錢兜底底全給倒出來，對她擡頭傻腦地發笑。梅討她的歡心，她在這個時候，也用好好的臉色，把錢一個一個地數好收起。直到去年冬天的一個夜里，邵安娃照例送錢回去，發現了馮七爺正躺在他的床上，跟他老婆面對面燒鴉片煙時，才一下子改變了對老婆的心腸。當夜轉回主人家去，他迎着北風一路走，一路把錢丟在麥田胡豆田里面。此後他的工錢也讓老婆向汪二爺討去，但他却不回去了，而招財和來寶同他做朋友的日子，也就是這個時候開始的。

邵安娃拖着泥沙走在搖搖閃閃的跳板上，聽見人們全在下面笑他，幾乎發暈起來，一到溝坎上，便糊里糊塗地，提著冤兜後面的耳絆子就倒，哪知一個不打緊就倒在吳老喜的菜田里了，一窩兩尺來高的油菜苔，便壓得連根倒下。劉老九正挑起東西上來看見，就一面倒，一面說他道：

「你發昏了！怎麼倒在人家田里頭？」

隨即走了溝去。

邵安娃本是倒了泥巴，就走的，聽了這麼說，回頭來看，自家也吃了一驚，於是他便

管帶丟下扁擔，蹲着身子，拿手去巴泥把弄開。

另外的人走來看見了，便嚷他道：

「瓠瓜！倒就倒了，你弄他做啥子？」

「胆小的東西！才一冤兜曉，多倒幾冤兜也沒相干的。」

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有老子們在這裏，狗夾夾敢吃你麼？」

趙長生正對自己的手掌心，吐了一點唾沫，打算去挖的，聽得溝坎上鬧得一片聲響！便朝廟從跳板上走下來的劉老九，笑扯扯問道：

「上面噯哪怪兒的，在做啥子？……莫非邵安娃生了孩子嗎？」

「這問題！就是你這該打的惹的事！你不兜想人笑他，他怎麼會把泥巴倒在田里頭？」

劉老九劈頭就罵他幾句：

趙長生一鋤頭挖了下去，並不拿起來，就扁一扁嘴，接着說道：

「這有啥子大驚小怪頭？……倒了一冤兜泥巴！呸！」

汪四麻子却帶驚喜的神情，搶着說道：

「真的倒在田裏？……那好極了，那好極了！」

恰好邵安娃挑着空窰兜下來了，他就仰起麻面孔，將鋤頭倚在身邊，翹着大姆指，誇獎道：

「對的，好傢伙，再倒他媽的幾窰兜！」

這時，這一節溝已經淘好了，別的人們正把跳板移到前面去，劉老九一面和別人抬他腳踏的這一條跳板，一面暗自罵汪四麻子道：

「這個使鬼拍門的傢伙！」

汪四麻子把鋤頭放在肩上，一邊走，一邊對大家逞能地說道：

「看嘛，這一回，讓我來挑……我是不像你們那樣怕事的。……邵老安你是條好漢，我請你到這一會再來那裏去吃酒！」

趙長生提起窰兜同他一塊走着的，便側着身子，向他伸長頸項，揶揄道：

「啊，你一下子就這樣捨得請客哪……晚上不怕回去跪踏足板（註十六）嗎？」

註十六 晚上不怕回去跪踏足板嗎，指他外面亂花錢，回家去要受老婆的責罵。

汪四麻子取下鋤頭來，作勢對他打了一下，罵道：

「你這狗頭，總沒有一句正經話！」

趙長生連忙跳開，起下濺起的泥漿，正不端不歪地澆了汪四麻子一臉。

「你媽的？看我捶不斷你那蹄子！」

汪四麻子氣狠狠地罵了這麼一句，一面拉衣角抹擦自己的臉。

趙長生跑遠一點，才回頭大聲說道：

「指他做啥子？那不好嗎？……我替你糊得光溜溜的哪。」

汪四麻子對他揚一揚拳頭，也大聲回罵道：

「最好你那頭上也摸點哩！」

引得衆人笑了起來。

趙長生走到他們該挖的那一段，便把鋤頭朝溝邊一丟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很神氣地

向大家颺道：

「來，我們老板娘一下子吧！」

「降！你那張屁股嘴囉！」

「這惹得汪四麻子也笑了起來，雖然罵了一句，但自己也贊成息一會再來，就放好鋤頭，走上溝坎去，靠着一根棲木樹坐下，摸出烟盒來裏烟。

六

接着別的人，也爬上溝坎去，有的躺在樹下吸烟，有的到陳家么店子去喝茶。邵安娃却東張西望找尋他的招財和來寶，結果沒有看見，他便離開衆人，獨自坐在一體發出嫩葉的芭茅劍邊，陰鬱地緊緊閉着嘴巴。平日吸烟的好興味，這時也像全然沒有了。

足邊上鋪着爬地草，好些黑螞蟥在葉底走動。他看見一隻啣白色食物的，特別現出與忽忽的神情，他就順手拈一條芭茅葉子，拿來故意濶着他的去路，弄得那條螞蟥，急得團團地亂跑，竟致把食物都丟掉了。這本是一種近乎殘酷的舉動，但他那受傷了的心情，倒反而因此好過了些。

趙長生喝了茶回來，想吸烟，就習慣地摸一下腰帶上，但却摸個空，於是向大家喊道

「把哪位的烟袋，借來用用吧！」

衆人都把啣煙袋的嘴巴轉過來，望他一下，沒有答允。有的却向他做一下譏笑的鬼臉

。他便拉一拉下嘴角，罵道：

「我還會借你們的嗎？……送我都不要！」

跟着，他就輕手輕足走到邵安娃那裏去，因為一眼看出邵安娃沒有吃烟，烟袋正插在他那微微彎屈着的腰幹上，便打算去偷偷地跟他拿了。剛走攏伸起手的時候，這邊坐着吸烟的汪四麻子，就唿地大叫一聲。趙長生便趕緊轉身來，張開手指，作勢捏了一捏。這時邵安娃已在作難另一條螞蟻了，不但沒有聽到汪四麻子的叫聲，結果，竟連趙長生從他腰上，抽去了烟袋，也不知道。

「我肯信，就把這些人吃乾了。呸！」

「不要得意！等一會，邵哈兒尋不着烟袋，會捶你一頓的。」

汪四麻子這麼說着，對他豎起一根指頭。

趙長生不回答，只向他尖起嘴巴，噓了一下；隨即挨近劉老九坐了下去，摸出烟盒子來，慢慢地裝烟。

劉老九仰面躺着，一雙手腕，交叉墊在頭下。嘴巴上翹起短短的烟袋，烟捲雖已燒完

了，但還習慣地把它啣着。眼睛直直地望着天空，像在靜靜地休息，又像夢幻地凝思。旁邊籠麻柳的綠蔭，正斜斜地遮在他的身上。

天空已不像早上那樣的深藍了，太陽光豔麗的照耀着，彷彿上面罩過一層薄薄的白粉一般。雖然藍的顏色，到底並未掩去，但却顯得年輕些，嬌豔些了。幾片瓜瓞似的白雲，看起來好像是舖在天上，動也不動地，可那轉眼之間，才知道已不知不覺地改變了樣式，或者業經散開去。間或有馬碧黎兒那種小鳥，嗚叫着，用拋物綫式的飛法，一蹤一落，一急一徐地劃過天空，樣子極其高興似的。但劉老九却感不到什麼興趣。心裏老是悶悶不樂，而一些撩人心緒的回憶，便都趁此機會活轉來了。

趙長生裝好烟嘴在嘴上，正打算要逗着劉老九的烟袋，把它接燃，却突然看見劉老九一骨碌爬了起來，生氣那腰地自家罵自家道：

「息他媽的囉！」

接着就氣衝衝地走下溝去了。他就取下烟袋，莫明其妙地望他一會兒，搖着頭說道：

「這傢伙又在發球瘋了！」

趙長生重新啣着烟袋，向旁邊的一位去接火時，汪四麻子就取下嘴上的烟袋，搖着手道：

「不要接跟他，不要接跟他！」

別人就真笑嘻嘻地照辦了。

汪四麻子吸了一口烟，把烟重又噴出來之後，就高興地向大家說道：

「我們今天就把他吃乾！看他還充狠嘛？」

趙長生接不着火，便對躲開的人，半笑半生氣地罵道：

「簡直是汪四麻子的乾兒子！他放一個屁，你就會拿鼻子去接着！……」

其餘的人，還不想怎樣拒絕他的，但因聽見他這麼罵人，便安心同他開玩笑起來。起初是叫他去接火，等到剛要逗搗了，就尖起嘴巴將烟袋移開，總使趙長生啣的烟袋，相差一點子。如果趙長生生氣來搶，便索性溜開。

汪四麻子喜歡得大笑起來，連聲地喊好，手裏拿着的烟袋，竟頭動來把烟捲也落下地去了。

趙長生這才惱怒起來，吐一口唾沫罵道：

「媽的，你們都不是好東西！鴨子的足板一聯兒的！」

汪四麻子檢起烟捲，一面裝上烟袋，一面高興地喊道：

「不要嘔氣！不要嘔氣……我們怎麼吃得乾你呢？」

「呸，十麻九性！」

趙長生睡了這麼一下，就一面朝陳家店子走去，一面氣狠狠自言自語地說道。

「這就為難着人了？哼，我不曉得多幾走步！」

遠遠坐在插臘樹下的一位老人，看見已把牠氣夠逗，就向衆人說道：

「算了吧？開玩笑也有個限度哪！」

一面便叫趙長生去接火。但趙長生接好之後，叭了幾口，便向汪四麻子譏笑地說道：

「麻哥，這下子你該得意了吧？」

汪四麻子遠對着他，吐了一口唾沫，隨即煙把袋的餘燼，朝身邊的棧木樹上扣掉，一面向邵安娃喊道：

「喂，邵安娃！」

邵安娃掉回頭來，看見大家都在望着他笑，就丟了手裏的芭茅葉子，彷彿做了錯事似的，紅起臉問道：

「你喊啥子？」

「啥子？你不吃煙麼？快要動手了！」

汪四麻子竭力一本正經地說，同時偷眼瞟一瞟趙長生。

邵安娃在他後面腰部慢慢摸了一陣，又站直起來，在坐的地方，亂轉了幾個圈，才張惶失措地叫道：

「呵呀，我的煙袋呢？」

長生吸着煙，連忙站起來，踏着跳板，就忽忽溜下溝底去了。

汪四麻子便向邵安娃眨眨眼，一面朝趙長生的背，遞一下嘴巴道：

「人家偷了你的，都不曉得哪！」

邵安娃却還不懂他的示意，只是對着大家亂眨着眼珠子，着急地問道：

「哪個偷了我的？哪個偷了我的？」

汪四麻子就吐口唾沫罵道：

「蠢東西，這哪怪人家偷你的老婆哪！」

一面朝天上望望道：

「要正午了，我們動手吧！」

說着，就帶頭走下溝去。

劉老九已過挖滿好些窰兜，還不住地埋頭挖着，溝底沙石在鋤頭底下碰擊出鏗耳的聲音，混漿水濺則濺射得遠遠的。

汪四麻子走在跳板上看見，便大聲誇獎道：

「好傢伙，我要叫我們二爸加你工錢的。」

等到汪四麻子看見劉老九拿的鋤頭是他自己的，便趕忙去搶道：

「呵呀，我的鋤頭遭你的殃了！謝謝你，不要幫我忙，你還是去挑好了。」

劉老九伸手攔開他，一面拭汗，一面向衆人說道：



「這回我們要換一換，好吃的東西，大家都該嘗一嘗的。」

連卽丟開汪四麻子的鋤頭，去找他自己的。

趙長生躲在溝底吃煙，便趕緊去抓自己的鋤頭，彷彿要同人作對那樣的說道：

「我不管，我還是要挖的。」

汪四麻子也本想偷懶不挑，但因見趙長生這麼說，就一面拋開鋤頭去拿扁挑，一面發着長睛看趙長生一眼，罵道：

「你這懶狗！我肯信，這就累死了人？」

跟着，就挑了兩窰兜，雄糾糾地踏上跳板去了。走上溝坎，他看見邵安娃還在揮着盛袋，東瞧西望，胡亂地轉着，便喝他一聲道：

「你真是哈兒（註十七）我的話你不相信麼？你去看，趙長生吃的煙袋，是每個的

邵安娃這才急忙地走下溝底去了。

註十七 哈兒，意即傻子。

汪四麻子朝樹脚下倒了泥沙之後，伸起腰來望一望易老喜的田野，便想道，我該到去壓倒他的菜苔的，但是又立刻覺得這樣做太顯然了，因為還要越過人行的大路。只有那邊溝坎好倒點，即倒進了田裏，也說是無心的過失。一面這樣決定，便躡着跳板走下去了。剛挑起滿裝泥沙的窰兜時，看見邵安娃腰上已插起煙袋，正挑着窰兜要走上這邊的跳板，便大聲攔阻道：

「上那邊去！那邊好倒點！」

邵安娃沒有回答，却默默地照辦了，汪四麻子也是跟足尾了上去，一面慫恿邵安娃：

「朝田裏倒哪！朝田裏倒哪！」

但這下子邵安娃却没有聽話，只一句籠刺笆叢倒去，汪四麻子就罵道：

「你這東西，怎麼這樣怕事哪！」

可是他自己也沒有直倒進田去。等到衆人笑他也怕事時，他才鼓起勇氣來，一連向易老喜的田裏倒了好些。但他每次倒，總先要阻住他看一看，會不叫給人家走來碰見了。倒完之後，就做出鄙視衆人的樣子，從溝坎上囑到溝底。

「我簡直看不出，一大夥兒子會全是老鼠哪！」

後來，趙長生丟開鋤頭，大聲拍着胸口，道：

「媽的，你不要充狠！」

接着，就挑起窰兜到溝坎上去了。他却不管有人看見沒有，只顧照着菜田邊倒下去。有一次，易老喜的么兒子已經走來瞧見了，旁人就悄悄警告他，叫他留意點。他反臉仗着人多，高聲喊道：

「我不怕！」

順手就提起窰兜後的絆索，直向油菜田倒了下去。

這時汪四麻子已沒挑了，正躲在一株麻柳樹下息氣，一面把發癢的背，靠着癩皮的樹身，楷擦着。一面還在拿活來激趙長生：

「不要充狠，倒那幾窰算個啥呀！」

按正午就要啼喚的鷄，已在遠處懶懶叫着了。草上，樹葉的露珠，早已晒乾，菜田麥田裏的泥土，已由濕潤的烏黑，變成灰白色了。

這時作偃長的汪二爺走來巡視，手裏打一把黑洋布傘。早上穿的皮馬褂，業已腫來搭在手腕上了。面上微微笑着，彷彿就要向每個人打招呼似的。四汪麻子趕緊跑了過去，報告這樣，報告那樣。趙長生本想躲在樹蔭下去休息一會兒，也不得不特別多挑幾次。他把泥沙倒了之後，掉轉回來，看見對面溝坎上，汪四麻子正對汪二爺說着，神情很得意，一面又拿手向他這面指指，好像在講什麼有趣的笑話一樣。趙長生有些不好意思起來，等到看見汪二爺瞥視他一下，現出一臉善意的微笑來時，才放了心，高興地踏着跳板，走下溝坎去。溝裏沒有什麼人說話，也沒有什麼人吃烟，只聽見一片鋤頭掘進泥沙的聲音。趙長生再挑一次上去時，他看見汪二爺已經慢慢地朝陳家店那面走去，汪四麻子光着頭跟在後面，還在一壁指手畫足地說着什麼。於是趙長生便將扁担和窰兜一丟，就朝棧木樹蔭下坐了下去。

易老喜自看見趙長生和錫子，那樣有說有笑的，心裏甚是不快。回家去，碰着么兒子，正拿竹棍編槍，趕打雄雞，做打獵的遊戲，這在往天罵一兩句就算了，現在却兇狠地給他敲下耳光，同時，又對老婆子囉嗦一番，說孩子的沒規矩，正是她這老不死的，平常待孩子太嬌慣了的原故。繼後孩子跑到外面，去看人家淘氣，老婆子躲在窠房裏，去納鞋幫子，易老喜還是不平忍下去，却更加覺得沒有地方出氣了，就仍然到外面來走走，手裏則拿着那隻檢狗糞的窠兜，這是不管沿途有沒有狗糞可檢，出門必須攜帶，早已成爲他的习惯了。

他順水溝，不知不覺地走着。陽光從樹葉縫裏鑽下來，晒得熱烘烘的，他也忘記把老窠兜脫來搭在手腕上，只不住忿忿地想道：

「爲啥子在我前面裝假正經呢？」

驀地聽見水流嘩啦啦的，抬頭一看，錫子正在對面溝坎缺口上，弓着身子，摸拿糞

管裏面的魚蝦水草，褲腳則挽到大腿以上，兩隻尾桿，又圓又潤，象牙在子似的露了出來。每次仰起腰，把魚放在桶裏時，她那仰起來的胖胖臉蛋，黑黃色裏，透出了血紅和藍紫的紫紅，出落得十分豐滿動人。

他四下望望：兩個大兒子和三個長年，原在這條溝的水源附近，担水澆菜田的。現已離那邊一座圓形屋頂的車房，全遮住了。下流洶擾的人聲，隱約可以聽見，但墊起足尖望遠去，還只是一灣無盡的溝渠和兩岸密密排着的樹叢。對岸則是荒蕪的河，間或有寬食的烏羣，飛了起來，鳴噪着，不久却又落下叢莽中去。鋸子身邊，也沒人，只她那小女孩，坐在溝坎上，順手將燈籠花（註十八）類的野草，扯來玩耍，樣兒顯得很專心，很快樂似的。

易老喜便涉水過去，蹲在籠兜上，看水桶裏面裝着的魚些，一個個都有巴掌那麼大，空把嘴巴，朝向水面，而唸唸着，發出泡沫來。

鋸子抓着一條鮮活的鯽魚，水濺一地，投向桶裏，一面朝易老喜聳一聳鼻子說道：

註十八 燈籠花，蒲公英的俗名。

「易大爺，對不起，請你把冤兜放遠一點吧！」

隨即躬下身子，去抓蝦籠裏面，剛剛沖進去的螺絲殼。

易老喜略不好意思地，把狗糞冤兜放到坎上，轉來又蹲在桶邊，見鋸子老半天都不講話，也不看他，就望着她那雙滿粘銀鱗的手腕，嗚嗚道：

「他走了嗎？」

「你說哪個？」

鋸子伸起腰來，頭一偏，冷冷地問。抓在手裏的鯽魚頭尾不住地掙扎，刷下的水珠，濺得她滿臉都是。

易老喜直盯着鋸子的臉，想從那上面看出什麼秘密似的，慢慢說道：

「我是說，趙長生。」

鋸子略撇一下嘴巴，拍的一聲，把魚丟進水桶裏。順手拿手腕擦擦臉龐和額頭，沒有說話，跟着又把手伸進蝦籠裏面去了。

易老喜再朝四下打量一眼，綠色的田野，帶樹的溝渠，以及草叢叢生的溝壩，都靜靜

龜龜在太陽下面，反射出滿有生氣的光輝。沒有人影，只見一條母狗，夾着尾巴，越過田野，接着又閃現兩條牙狗出來。他把灰氈帽揭下，搔一搔貓毛辮子的腦袋，說道：

「那家伙，不是好東西。看樣子，就該挨黑打！小時候，半點也沒規矩，猴頭猴腦的。你叫他放牛，他就躲在墳地裏抱蛋，讓牛去吃人家的禾苗。一條狗，你會教乖的，他這樣的人，教也教不成。無論你怎樣打他，車過背，就嘻皮笑臉起來了。我還想過，一個人，同驢子一塊兒長大，該靠得住嘛，可是這不成，生來吃屎的狗，總還是要吃屎的。像這樣的家伙，要靠他養家，那簡直是在做夢。」

錫子伸起腰幹來看他一眼，一面把幾顆螺絲殼。丟給溝坎上坐的小女兒，叫她拿去玩。易老靠着見錫子的額上，腰上都粘着銀色的魚鱗，彷彿誰拿筆點上去一樣，不禁越看越高興起來，一面把毡帽弄在指頭下轉動着，很有勁地繼續說道：

「歸根結蒂一句話，這批子裏沒根，你沾不到一點光，他們雙肩抬一嘴，只合一輩子窮下去。不講別人，就拿他的老子來說吧。誰不曉得，趙老碑，是個老好人，一輩子不言不多語的。大家都看顧他，終年有活路作，一天也不會窩在家裏過來。可是，這發不起

送呢，老婆死的時候，我就親眼去看過，連一條好褲子都沒穿的。棺材呢，自然全靠地方上運的錢。這到底成啥子話呀……呵嚇，可惜可惜。」

一條尺多長的鰻魚，突然跑進蝦籠，鏹子趕緊去捉，却立刻從手上，奮着鱗鱗，奔溜出去了，同時濺起來的水花，竟把鏹子的胸襟，也弄濕了一大片。鏹子抬起頭來，喘一口氣，一面失神地向溝裏望去，一面朝圍腰上揩乾手指，拿來理理胸口的濕衣襟。

「不要緊，等會水流乾了，包你捉得到的。」易老喜望着見那脹鼓鼓的胸部，安慰她「兩句？」你站上來，息一會吧，儘那樣跑去易家的，腰幹也痛呀。」

鏹子沒有答應，只叉起下腰，去把蝦籠裏面的敗葉。

於是易老喜把頭一戴在頭上，紅起臉說道：

「吳三嫂，你怎樣這樣不聲不響的。到底我那點不及他呢？」

「你在說那一個？瞎邊講這一天，我還不明白呀。」

鏹子對他擺起頭，白一下眼睛。

易老喜騎馬起臉說道：

「你不要對我假正經呀，那個癩痢頭，同你嘻嘻哈哈的，你默憫沒人看見麼？」

「看見又怎樣呢？」

鋸子望也不望他，只硬硬抵他一句，仍舊把雙手伸進水裏去。

易老喜氣得說不出話來，只覺得自己半年來的讓步，與平日對她的好意，全是白白花費的了。原來鋸子住的地方，以及屋前屋後的空地，都是由荒蕪的河壩，填塞起來的，本沒什麼主子，但因挨近易老喜的田園，易老喜便偏要說是他的（他就是每年侵占河身，同河爭地的好漢。）並曾經把偽造的文書，抵在鋸子前夫的鼻子跟前，痛斥他，打過他的耳光。那個老實的漢子，不大會講話的，便因為要趕他一家人，離開自己苦心開闢出來的園地，就活活氣得，由吐血而至死去。鋸子一氣嘔到現在，並不因為他對她的突然讓步，以及許多鬼鬼祟祟地討好賣乖，就能緩和下去的。

易老喜見她十分生氣，狠命的把魚投在水桶裏面，甚至濺起水珠，簡直射到他的臉上來了，就立起身來，指着鋸子說道：

「你簡直狗咬呂洞賓，太不識得好歹了！」

「我是不曉得的，我是不曉得的。」

鏢子氣沖沖地回答。

「那我就讓你曉得！」

易老喜一面去拿狗糞窠兜，一面切齒地罵。

鏢子伸起腰來，就把兩隻水濕的手，又在腰上，拉嚙下角回罵：

「那就看你有膽本事？這些人不是嚇大來的！打官司，告狀，我陪你！你以為算得屁
沒的紙頭，嚇唬人麼？就是天王老子，也不能趕開我。這地方，誰不曉得，我同羊頭參
一鋤頭一鋤頭挖出來的。」

易老喜一手提着狗糞窠兜，一手拿着扶糞夾子，指着鏢子說道：

「我告訴你，我不是叫你退還地方，我是要你坐牢呀！……你明白嗎？你這傷風敗俗
的東西，地方上的人全給你帶壞壞！」

跟着就走下溝去，把溝裏的水，踏着辟辟拍拍地，一路濺起水花來。

「放你的屁！我傷瞎子風，敗瞎子俗？你不給我說個一清二白，我是不答允你的！」

錫子連耳根都氣紅了。

易老喜頭也不回地，一面拉着樹枝爬上對面的溝坎，一面詛咒似地說道：

「你不要誇口！看嘛，就要捉在我手裏的。」

不料一個不打緊，樹枝却給他拉斷了，爬在半中腰的他，便發蹄一聲跌下溝來，水和泥漿，濺射到丈多遠去，狗屎窠兜剛好兜底倒在他的身上。

錫子拍起手大笑起來。小孩子却害怕地大睜着眼睛，手裏拿的野花螺絲殼，也落在身邊。

易老喜水淋水濕地爬上岸去，還拿屎狗夾子指着錫子罵道：

「不要太得意了！」

隨即朝家裏走去，又氣又惱地，剛走到半路，正碰見他的兒子跑來，氣噹噹地向他嚷着：

爸爸，人家壓壞……菜子哪！爸爸你……」

一眼看見爸爸，周身水濕，眼睛盯着他，又像要冒出火那麼似的，嚇得說不出話來。

爸爸使勁拉着他的耳朵，直盯着他，要吃他一樣地問道：

「你看見是啥人？你看見是啥人？」

么兒耳朵痛得要哭起來：一面躲，一面說道：

「是……是那個癩痢頭！」

易老喜眼睛很大的一鼓，隨即放鬆手，向小兒子喝道：

「滾開！」

小孩子摸着拉痛的耳朵，呆在麥田邊上，望見他的爸爸，朝家裏風快地走着，好像空於小跑一般，心裏很是莫明其妙。因為他素來看見的爸爸，老是一面走一面東西騰騰地踢着狗糞，兩足拉得很慢的，便小聲罵道：

「瘋子！」

路上，劉老九他們吃了夜飯，把牛牲口喂好之後，已經滿天星斗了，趙長生急得十分難耐起來，竟想連邵安娃也一邀約的，就打算朝鋸子那裏跑去。

劉老九一面關牛圈門，一面罵道：

「你這該打的傢伙，老是喜歡吃梗籠心肺，不論啥子都要獨占獨吞才好。

「哪里？……我就是嫌他走路慢呀！」趙長生正說到這裏，恰好邵安娃拿着一床蓆衣走過，趙長生便做出不高興的臉子，拉着喝道：「你就要去睡覺哪？」隨即向劉老九白起眼睛：「你看，他全忘記了，還約做啥子呢？這樣哈裏哈氣的傢伙！」

劉老九却不回答，只把邵安娃手裏的蓆衣拖來丟開，拉着就走，一面說道：

「走，我們吃魚去！」

等邵安娃問明白時，他們已經走到院牆側的溝邊上了。

田野和人家都藏在夜霧裏面。但不遠處地方的樹木，却還看得見些模糊的陰影，小溝

已經乾了，沒有流水的聲音，只有青蛙在領領地啼叫。風從暗處吹來，輕寒鑽人的衣領和袖子。

趙長生走在前頭，十分有勁，幾次三番地，停下足來，催促劉老九快些上前，並嘲弄地罵邵安娃：

「我求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呀！不要像老太爺一樣，走得一步一擺的！」

走過陳家店子時，還沒關門，喝酒的人聲，正鬧嚷着。劉老九就向趙長生說：

「你不記起買罐油去嗎？」

「你才信進去了？他開玩笑的呀！」

趙長生一邊說，一邊急急忙忙地朝前走着。到鋸子綁裏時，鋸子正坐在地上破魚，魚鱗魚血散了一地都是。鋸子先望望趙長生劉老九的手，然後放下臉子說道：

「你們打算怎樣吃呢？我這裏剛好一點鹽一點油也沒哪！」

趙長生不相信，一面翻看着土灶旁邊的罐罐，一面開玩笑地說道：

「那就白煮來吃吧！」

劉老九站在進門口，啣着烟袋，向屋裏很有興趣地打量着。

屋子內頂打眼的，是一堆乾草和蘆稈，另外便是兩根板凳搭木板的床上，放一張無靠補疤的蓆蓋。壁上掛着破鋸子破鉋子一類的東西。已經粘着很醜陋的蜘蛛網了。

「不要亂翻呀，碰爛了，你賠不起的！」鋸子息着手，向趙長生翻臉責備着，臉又拿破魚的刀，指着劉老九說道：「神頭神腦望個個子？你來幫我破哪！」

劉老九摘下烟袋，不聲不響地，就去接着刀。小孩子本是立在媽身邊，把手伸進褲裏去摸水玩耍的，看見生人來代替了媽的位置，就趕快走開，去拉媽的衣裳一面還回頭來怯生生地望着。

鋸子圍洗淨鍋，抬頭看見邵安娃已經走了過來，現得手足沒處安頓似的便擦一下嘴巴，說道：

「你也空起雙手來白吃麼？」

邵安娃更加僵促起來，臉也紅了。

趙長生把頭從罅子口上抬起，苦笑地說道：

「我這你連米也沒有，顧囉！」

鏟子掉過臉去，很莊重地說道：

「對呀，要是你倒沒吃飯，還該去買點，煮哩。」

「你真會鋪排人，油呀鹽地，又是米，簡直亂不清楚，」趙長生一面搖著頭，「我肯信，今晚我們不來，你就沒吃了！」

鏟子正拿瓢舀水，一面舀水在鍋裏，一面拿另一隻手指著屋角落上，略略紅起臉說道：

「我還在那裡呀！」

屋角落上安置一架小石磨子。邊上粘着稀濕的黃東西。趙長生看不出到底是什麼來，便仰起兩根手指去捻來鼻子上嗅了一下，失聲說道：

「呵呀！是豬吃的糞哪，你吃這個麼？」

「不要那樣大驚小怪的！窮人家哪個不吃這個？你還是去買點油鹽吧！」

鏟子把瓢捧在竈上，一面背轉身邊小孩子，就抱柴。

劉老也向磨子那邊望了一下，難過地擺一擺下巴尖。手裏已經抓起一條大魚了，又隨即丟進桶去，向着破在面前的一大堆死魚，像在責備給人似地說道：

「爲啥子破這麼多呢？該多剩點去賣呀！」

「再破點！再破點！既然答允請客，還賣它做啥？」鋸子抱着乾草朝窰背後一丟，「我不像你們一樣，嘴頭說得迷迷甜，心裏才是藏把鋸鋸鏈。」

劉老九路微紅起了臉，分辯地說道：

「這只怪他哪，剛才我不是還提醒他買嗎？」

趙長生也現得毛焦火辣地。

「不要說了，不要說了！我就去賒！……把個油罐子來！」

鋸子把罐子遞給他，就順手拖邵安娃一把道：

「不要傻眉傻眼地站着，去替我燒火哪。」

趙長生急急忽忽走出門去，又轉身回來，向劉老九說道：

「還是你回我一路去吧！息一會再來怕他不會相信我的。」

劉老九正在收拾地上的魚腸魚肚，罵道：

「又叫我走這麼遠，你連賒一罐油的面子都沒有麼？剛才不聽我的話！」

「不是，我還想賒點米哪。」

趙長劉望錫子一眼這麼說着。

劉老九想了一下，沒說什麼，只把一雙髒手，胡亂朝乾草上一揩，就尾着出去了。

陳家店子內的客人，已經散了，老板娘一面打哈欠，一面在下茶爐子裏炭火。看兩人走了進來，還提了一隻罐子，便奇怪地問道：

「這夜深，還在外面光顧？剛才到河壩那邊去做啥？」

「你亂說，誰到河壩那邊？」

趙長生雖是這麼回答，但臉上笑扯扯的樣子，却表示他已承認了。因此，老板娘，就現出早就明白了那樣的神情，拿火鍬子遠遠對趙長生的額部點一點說道：

「你怎麼瞞得過我囉！」

趙長生把油罐子朝桌上一放，便把來意直打直說了出來，同時臉上露出得意的神色。

彷彿在誇耀他同鏢子一向就親蜜似的。

虧你想得這麼好，！我賒東西給你，喂那個婆娘！」

老板娘說完了，嘴巴一扁，立刻轉身過去，仍舊戰戰兢兢的謀財子。

「我早就料定你會這一手的，不忌東西，還要說些七股八雜的話來。」趙長生說到這里，將搔着頭的手，從外一揮，突然生氣了。「好吧，我肯信，記在他賬上，你都不答允嗎？」

老板娘這下子到和顏悅色起來，偏着頭，看一眼劉老九，又看一眼趙長生笑着說道：「那到不一定，我就相信他，不相信你！我只怕你們年青小夥子把銀子亂拋撒哪！」隨即去打油稱鹽。但一面仍舊大聲吩咐櫃臺里打盹的老頭子，把賬記在姓劉的名下。趙長生就屈起手半頭，直向茶桌子重重地敲了一下。這不是生氣他不相信人，而是惱怒他何必說那樣欺人的漂亮話。

劉老九只顧把各款茶碗里的茶牌子，倒在一個茶碗里，慢慢地喝着，不搭什麼話。老板娘把油罐子和包頭鹽頓在桌子上，一面看兩人的臉子，笑嘻嘻地說道：

「怪不得你們着迷，就是今天兩位大人，物在這裏喝茶的時候，也談到那驕貨，忽然一下子都哄堂笑起來，汪二爺還拉馮七爺一把，小孩子一樣嚷道：『你有把握！你有把握。』起初，他們講得很小聲，我還不曉得，後來佯裝去沖開水，才聽出來了。……你們要除多少米？」

劉老九紅起臉分辯道：

「你不要打亂胡說，連我也扯進去！」

趙長生越發生氣了，當他接着米口袋的時候，連頭也不抬起地就走到外面去，而且一路上不住地罵起馮七狗來，因為他忽然莫明其妙地覺着，他也像邵安娃一樣，受了莫大的委屈了。其實他連鋤子的手，都沒挨過。

馮子的茅草屋，先請他們三個人走來時，遠遠就看見從窗上透出來的燈光了。現在却是黑黑的，彷彿她已和邵安娃吹燈睡覺了一樣。小孩子則在里面大聲地哭着。

劉老九詫異地想道：

「難怪人人都說她的怪話！」

隨後趙長生纏劉老九一說，也看了出來，便三步做兩步地，衝了進去。不料一塊磚頭掉在地上的人身，竟然拌他一交。同時那睡着的人身，也因被蹀了兩足，便大聲呻吟起來。趙長生覺出是邵安娃了，就一面爬起來，一面罵道：

「好狗不搗路，你躺在這裏做啥？」

劉老九看見灶里還有未熄的火焰，便摸到那裏去，把提的的東西放下，拿乾廬柴點起來一看：鋸子不見了。躺在地上的邵安娃鼻子正在流血，兩邊腮包和嘴巴通染紅了。他向趙長生斷斷續續地說着什麼，一面還拿手來指他的腰裡。

「到底哪個打你的：蠢東西，這個你都不知道麼？」

趙長生不愛問他的了，便伸起腰來，東瞧西瞧的，臉上凝着一團奇怪的帥氣，心里想道：他，底哪裏去了？

「真奇怪，連燈都打爛在地下了。」劉老九丟了手里的火，便去扶邵安娃起來，一面罵趙長生道：「你那心子簡直給狗吃掉了，還要罵人家。」

屋子里重又變成黑洞洞的。趙長生趕快拿廬柴點火，一面向屋角落里哭着的孩子開了

「兩聲，見不答允，就罵道：

「傻東西，你連你媽到哪裏去了，都不『得』；」

這時鑿子回來了，怒氣沖沖的，當胸的衣衫，業已新破，乳房露了一隻出來，手里緊握着一把菜刀。足是只穿一隻鞋子，另一隻却是裸着的。她不等趙長生他們問她便罵道：

「你們怎麼不明天才來？這里人都要打死了！（一眼看見劉老九扶着邵安娃在替他揩鼻血，就拿菜刀指着邵安娃）他又不中用的東西，連婆娘家都及不着，一下就嚇人家打翻了。要不是我抓着這把刀，哼，今天晚上！」

趙長生把手上快要燃完的蘆柴火，投在地上，一屋子立刻黑暗了，只那處柴頭上的餘焰還爆出了一兩點火星，氣虎虎地說道：

「媽的，這些賊強盜！他們一定還跑得不遠，劉老九，來，我們出去叫幾聲，好讓人家起來捉？」

劉老九扶邵安娃到壁頭邊上去靠着，心里很詫異，爲啥子強盜會來搶她；一頓問鑿子道：

「吳三嫂：那些人你認不認得一樞？」

鋸子把菜刀丟在地上，一邊去拿劈柴點火，一邊忿忿地回答道：

「怎麼不認識，就是那老喜那兩個兒子和幾個長年呀！」

「是他們！」

趙長生劉老九都一齊吃驚了起來。接着，趙長生拳頭打了一下自己的手掌心，像發狠什麼似的說道：

「好，明天就告官狀，我認他做證人，看他嚇得慌，不叫他一輩子滾蛋，也要叫他一家子滾蛋。這樣活活人！」

鋸子點燃劈柴，在陣瓦噠噠。

劉老九空溜溜不安，帶着發寒的神氣，問道：

「吳三嫂，你平素得罪過他嗎？」

鋸子掉過臉來，微微發紅着說：

「我得罪過他們瞎子？他們早就打主意我這塊地方哪，總想鑽空由頭來趕開我。剛才

那些一頭的，一……就喊「好，捉奸捉雙，」要把我和邵哈兒纏起。這一套把戲我到不怕，頂奇怪的，就是見老喜大漢子，一足踢翻邵哈兒，還罵道：「呸，我當你是癩痢頭哩。」（對着趙長生），我看他們就是要找你，你到該當心一點！」

趙長生拍一拍胸口，說道：

「入他娘，我不找他，他到我找起我來了！我怕啥子？殺他兩個擺起，手一措就走了！還墳里而，去氣出我的娘老子不成？我們還是弄魚來吃罷！」

湯子冷笑道：

「還有那屍：早給那些砍頭的搶去了！」

趙……又把拳頭打一下手掌。

「對了，別的不說，就告他們搶魚！」

「呵呀，這些挨刀的，燈也給我打翻了。鏟子檢起破燈燈蓋，看了一下，又丟在地上。見燈柴快燒到手裏了，便連忙換點一根，臉上現出悲憤的神色，「告他們做啥子！俗語說得好，「衙門大大開，貧民無錢沒進來。」我……邵沒吃的，還打得起啥子官司！」

前回小羊她爸死時，我去給馮七爺叩過頭，求他老人家做一張狀子，你們想他……呵，不要說了，那個該死的老光棍！」

趙長生也口水淋漓地接着罵道：

「入娘的，看來就是自家動拾動刀好，求爹爹告奶奶都是白冤枉的！」

邵安娃感到腰桿像要斷了似地呻吟，靠着壁頭，也快要倒垂下去。劉老九見他這樣難

過，便叫趙長生道：

「你把他弄在我背上，讓我搵他回去吧！」

趙長生一邊扶邵安娃，一邊可憐似地向鏢子道：

「我們走了，你不怕嗎？」

鏢子把嘴巴一撇，評道：

「我怕啥子？（眼）看着呻吟的邵安娃）難道我也像他一樣，只白給人打壓！」劉老九順溝邊的黑路，慢慢兒一步一步地踏着，只要一聽見邵安娃在背上呻吟，就沉痛地自責道：

「唉，我不該拉他來的！」

趙長生則咕咕地，一路罵着易老喜和他的兒子們。

九

第二天早上，汪二爺一邊聽取劉老九的報告，一邊就跟着他走到邵安娃睡的地方。通過豬鬃牛圈邊的時候，豬以為有人來喂牠們了，都齊聲吼起來。牛則從槽里抬起嘴，一面嚼嚼稻草，一面懇懇地刷着尾巴。牲畜和糞的氣味，都在凌冽竹林吹來的晨風里，微微地蕩漾着。

招財和來寶坐在草屋門前，一見劉老九和汪二爺來了，便都濕熱爬起來，挨到足邊上擦溜着身子。劉老九打開了門，一股霉臭，和腐爛的味道，便鑽了出來，而且冬季燒過的牛糞氣味，也彷彿還有着些。

趙長生担心汪二爺會罵他們，剛才既不敢出頭去替邵安娃請一天假，現在聽到汪二爺來了，就躲在屋裏假裝做招呼邵安娃似的。（昨夜他回來就一夜睡個大天光，邵安娃要茶要水，只叫劉老九一人伺候。他看見汪二爺剛朝里面望，却又立刻掉開臉子，接着大大地打了一個噴嚏，隨後便走遠一點高聲喊道：

「邵安娃，你好點了嗎？哪裏痛呀？」

趙長生在裏面也高聲，提醒他道：

「二爺叫你哪！嚇，二爺都來看你了，你還不曉得嗎？」

聲調甜蜜的，聽起來彷彿不是喊邵安娃，到是要取悅汪二爺似的。

邵安娃聽見汪二爺來了，到反而有些害怕，在爛糟糟的鋪蓋捲里，蠕動一下，小聲回答着，帶着膽怯的聲音。

招財首先看出人們現出緊張的樣子了，便把前兩隻足搭在門坎上，朝暗中睡着的邵安娃張望，口鼓大鼻孔嗅着。

汪二爺聽見草屋裏傳出來的微弱聲響，就對劉老九，大聲說道：

「你們喊他好好綸綸吧！這幾天都不要出外一步，有人問你們，就說傷重得很！」來賓還不知道什麼，只把身邊走過的兩隻母雞，追趕到竹林那面去，帶着遊戲的快樂精神。

汪二爺掉身轉進去，一面對母雞逃走那個方向望一下，一面很滿足的樣子自言自語地

說道：

「就是一條狗，一隻雞，也不許輕易動一動指頭的！何況一個人？哼！」

趙長生看見汪二爺走開了，連忙走出來，搶着問劉老九道：

「他問到昨夜出去的事情沒有？我真有點……」

劉老九打開牛棧門，把拴牛的索子解開，打算牽到門外去，一面責備似的回答道：

「怎麼不問？你剛才還沒有看見他那鬼樣子！對我發火發氣的。等到聽見打的人，是易老喜的兒子們，才一下子不聲不響的了。」

趙長生回頭望了一下，高興地說道：

「看這樣子，汪老二可願意我們去打一架哩！」

接着就牽他的騾子，走到門外壩子上時，看見汪二爺在胡豆田和油菜田中間的小路上。忽忽地走着，搖擺得像一隻鴨子似的。初起的陽光，正射着他那烏黑油光的緞馬褂和瓜皮帽子。趙長生把騾子拴好之後，也不像往天似的，鞭打騾子走圈圈，只默默望着，看汪老二這騾早就要到啥地方去。

劉老九提個粗篋條的烘籠出來，放在牛脚側邊，一面解脫衣袖，露出右邊的手膀子，要替牛篋去牛虱。

「你看見沒有？」趙長生對劉老九遞一下嘴巴，喊他看看田野中走的汪二爺，隨後，見劉老九瞧見了，便又問道：「你猜他到啥地方去？」

劉老九見汪二爺走得那樣忙迫，也有些詫異起來，一面拿手抓一抓露出的手膀子，還沒有猜出什麼，趙長生突然說道：

「對了，他轉上那條路了，我敢賭他不是去找馮家燒火老去找誰？」

等到去淘糧的時候，趙長生還悄悄一個人，跑到鑿子寨里去，說他今早怎樣說了幾句話，就把汪老二說動了，定規不出十天之外，管喊易老喜他們幾爺子坐轎的，現在汪老二正到馮老七寨里去磋商辦法去了。臨走的時候，還悄悄吩咐鑿子道：

「放心些，包你出口氣。可是，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哪！」

但回到淘糧的地方，首先把邵安娃打傷的消息，以及汪二爺要同易老喜扯筋（註十九）

註十九 扯筋，含有吵鬧，打架等意義。

的事情，告訴衆人的，還是他自己，並說邵安娃挨打的原因，就是錯倒了兩窰兜泥土在易老喜田內。而他本人呢，幸好昨夜沒同邵老安一塊，不然他們也不會放鬆他的。隨即覺得這話太不漂亮了，又忙改口說道：

「要是昨天我也同他在一塊他也許不會挨打的。再不然，易老喜他們那淺，會那樣輕易跑脫嗎？入娘的囉！」

汪四麻子本要這麼譏笑他道：

「收着吧，老鼠子爬稱釣，不要自稱自贊了！」

但一想起他，二爸今早上吩咐他的話來，便改口道：

「對的，他們就只敢欺負邵安娃！我們這里淘氣的哪一個是容易惹的？要是連他狗夾夾也怕，那就不算是人生父母養的了！來，我今天就先倒在他田里。」

繞着，便把滿滿一擔泥，拂上跳板去了。

衆人平素對易老喜雖並沒有好感，但要惹是生非，却也不願意，所以昨天汪四麻子從惡亂倒泥土的事情，大家只當成嘲笑玩面而已，但今天聽見邵安娃竟因踏倒一挑泥土，就接

埋打笨，便大爲不平了。同時又見平常不大言語的劉老九，也在犯泥土場易老裏用棍直倒下去，還一面氣沖沖罵道：

「打着別人都不要緊！邵安娃，我是不甘心的！」

大家就更來時憤慨些了。覺得連田里的油菜苔以及麥苗，都：十分討厭而且可惡的。

這條溝的水瀉處烏木沱，是一個很大的泉塘，樣子到圓不圓的，向東有一缺口，通到溝里去，其餘便給滿堆沙石的斜坡圍抱着，坡上面覆蓋起無數的雜色樹木，白天也顯得陰森森的。黃昏以及夜裏，還有野貓黃鼠狼之類出沒。地上草上，則全粘着點點發白的鳥糞。平常連放牛孩子們些，也都不敢鑽進去玩。

六七天後他們便淘到這裏了。因為易老喜的菜田，已爲斜坡樹林隔開，去倒泥土一事，走得很吃力，並且也尋不出好走的路來，到處都挺着石塊，和蓬勃亂長的芭茅。汪四麻子這天也不挑了，却在泉塘裏埋着頭挖他的泥沙，而且從早上到正午，全不大講話，只是嚙着老嚼着那根短煙袋。趙長生兜了他幾次，故意同他打賭：說他能挑一挑去倒的話，他姓趙的就專陪他担兩挑，最後挑到四挑了，他也沒答允，到反而緊閉。趙長生便鄙薄地罵道：

「媽的，沒中用的東西！雞公屎頭滾硬！」

劉老九搖着空窼兜，從跳板上氣喘喘地走了下來，對趙長生責備道：

「就是一張嘴巴子，你去試試吧，碰得我頭昏目眩的也沒挑出去。」

趙長生便把鋤頭一拋，抓着劉老九的扁擔，便挑一担泥沙上去。這一走過跳板，還須爬坡的，一到坡頂，他已經掙得滿身冷汗了。而且勉強再走一陣，足總要踏着滾動的石頭，使身體不大站得穩當。挑的窼兜呢，不是前面的，要碰着頭皮樹桿，就是後面的，會給一些刺藤子拖着，弄得泥沙忽頃傾倒出來。他便咒罵一聲，連扁担一丟，就躲到背靜地方吃烟去，這時他的烟袋早已找着了。

趙長生坐在麻柳樹下，背靠樹身，舒適地叭着烟。陽光從葉縫裏，漏下綫條來，把那邊好些半圓形的草葉，照得鮮綠耀眼的。頭上幾隻細小的褐色飛虫，無聲地浮遊着。泉塘那邊鋤頭挖掘沙石的聲音，一會兒順風，就隱微地飄了過來，一會兒沒有了，又寂靜下去。從樹林稀疏處望出去，易老喜的田野，院坪以及籬斜坡不遠的圓屋車房，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一片的菜油田，正開出又繁又密的黃花，竟將前幾天可見的滿田綠葉，一點也不剩地全遮在下面了。這是農民春季的主要產物，在原野上種植得頂多的，要不是這點糧

有青色的麥苗，胡豆，以及綠鬚菜田的話，整個天底下的田野，簡直可以說全變成美麗的黃金世界了。他叭完了烟，一種疲乏困人的天氣，簡直使他不想爬起來，他順手朝面前的樹身，把烟斗子裏的灰燼，輕輕地拍落，一面還懶懶地射着嫩黃射眼的田野。這時有兩隻覓食的鸚鵡，從田野里飛了起來，慢慢朝易老喜的院落飛去，就一直息在屋後那株青銅樹（註二十）上面。屋頂則升起了青色炊烟，鼻鼻地，隋風緩緩兒播散開去。

「呵，正午了呢。」

正這麼想着，一眼看見立在院落門口的易老喜，忽地張一下手，忽忽向田野走去，神情彷彿很興奮似的。再朝東望過去一點，原來易老喜走在路上正來了兩個人，前一個背略略有駝躬，身材比較小塊些，尚看不出到底是誰。後一個則比較胖大些，走路有點一搖一擺的，這對趙長生到極熟識，一眼就認得是汪二爺。心里詫異道：

「他要到約夾夾這裏來麼？」

一陣風，吹得頭上的樹葉，颼颼地發響，泉塘那邊突然傳來轟鬧的聲音，彷彿有人在

註二十 青銅樹，北方人呼爲玻璃樹，學名應是蘇樹。

打架一般。本意轉回鄉去，但汪二爺這時的出現，引起他極大的好奇心了。他站立起來，找一個更容易望出去的地方。

易老喜同汪二爺他們一碰面，就在那個青色的胡豆田邊上，彼此互相客氣地拱一拱手。隨即讓汪二爺他們兩人走在前頭，趙長牛慢慢兒瞧出另一人來了，那就是馮七爺！他們都穿得齊齊整整的，顯然是來赴易老喜的「賞午」了，趙長牛忿忿地朝草地吐一口痰罵道：

「入娘的，你們現在又攪在一塊了！」

他轉身回去，正碰見大家在爭先爬上坡來，個個都氣勢洶洶的。有的拿着鋤頭，有的則捏着石塊，彷彿要去同人拼命一樣。劉老九當胸一大大個黃色的石灰塊子，走在前頭，一面騰出一隻手來，向後招引，一面大聲道：

「大家都去！」

原來泉塘里有幾處冒水地方，忽然發現出給人塞有桐油石灰了。幾個年老的人便斷定是易老喜幹的；理由是，他車旁邊的泉塘，就在附近，爲了要自己的泉水多，當然會要把

別處泉水的來。委任的。衆人一窩起去年夏天忽然堰水減少的道理，原在這里，便都大爲憤慨起來。同時劉老九趁這機會正是替那安娃報仇的好時候，便不住地從旁慫恿。

汪四麻子却聲音也叫嘶啞了，不住地趕着阻攔道：

「這樣亂來不行的！這樣亂來不行的！就說他寨也沒親眼看見哪！」

劉老九一面走，一面回罵他道：

「入娘的，啥要子親眼看見，我們去打了再說！他們平素蠻不講理的，我們也管不到

那們多！」

大家都盲目的附和道：

「對，我們管不到那們多！」

坡上的石頭塊子給人打得亂。有的忽地跌了下去就惡罵嚷吼起來。

汪四麻子彎腰擋在面前的一條樹枝，氣急敗壞地嚷道：

「你們想吃官司麼？一下子就這樣糊塗的！」

不料一下子，踏虛是了，就馬上跌在芭茅上。旁的人都驚起來了。接近的却還罵他

道：

「吃官司就吃官司，他們害我們幾十家人哪！你不要那樣乾淨，就是你二爺在這里，也要派他不是的！」

劉老九給塊石頭絆了一下，連忙拉着一根樹子，才把身體穩住，回頭來像對汪四麻子，又像對衆人，大聲煽動道：

「對呀，要是汪二爺在這里，還等着我們麼？早就跑去同狗夾夾拚命了，你們大家不曉得哪，一向狗夾夾就是汪二爺的生冤家死對頭！」

這時趙長生就從樹林里鑽出來，現出生氣的樣子，逆頭向劉老九嚷道：

「你這在做夢囉，人家都攪在一塊呀！」

一面分開擋在前面的樹枝，拿下巴尖朝易家大院落一遞，喊道：

「你們來看呀，你們來看呀！」

劉老九望着望着，便把臉都氣青起來。

衆人也不知不覺地，把手里的石頭，鬆落到地下了。

汪四麻子臉紅筋漲地爬起，一面拍身上的泥沙，一面威嚇似的驕道：

「幸好，沒衝過去！要是一頭碰着他兩位老人家，說你各位幾句，你各位股上也沒有光彩哪，並且我說在這里嘛，講到打官司告狀，沒他兩位老人家幫忙，你各位休想贏！還是我剛才說得對，先報告圖上，讓他兩位老人家去評一評道理！」

「屁的道理，狗嘴是吐不出象牙的！」

劉老九切齒地罵，一面把懷里的桐油石灰塊子，忿忿地擦下坡去。

汪四麻子假裝沒有聽見，只向沉默着的衆人，改用好聲調說道：

「你各位想想他吧，底下哪個的田地多？不還是他兩位老人家的嗎？難道講起理來，還會衛護他狗夾夾麼？」

趙長生看見汪二爺他們三個人，全走進院子去了，便把拉開柵枝的手一放，朝草裏用力吐口唾沫道：

「睡，老子再不相信他媽的了！」

便車身朝泉塘那面走去。

蔣假沒定見的人便首先發了汪四麻子的意見，一面把鋤頭把子，擡在屁股底下，取出烟盒子來，開始裝烟，其餘的也各自散歸，坐在林子裏息氣。

黃昏收工的時候，大家都散回家去，劉老九則獨自走進陳家店子，董的一聲把鋤頭擱下，便要一碗酒來，一聲也不響地喝着。眼睛卻從南面的窗子，呆呆地望了出去，店裏鬧嚷的人聲，彷彿於他全沒相干似的。

窗外的田野，雖還映着落日的餘暉，但遠處地方已經籠上了薄薄的烟霧，溝邊樹枝微動，輕寒襲人的晚風，也在開始吹拂了。一種令人不快的暮色，就暗自漸漸濃厚起來。

他聽見老板娘在他背後正向別人誇獎馮七爺的本事，說是在二爺沒借成的錢，只消他打幾句緝成，就幫他拿到手了，他心下一怔，但立刻就明白了：爲啥子今天汪二爺突然到易老喜鄰里去做客，而且也明白了汪四麻子爲什麼今天會忽地改變了態度。便像一個受騙了的人似的，大大生氣起來，拿拳頭使勁捶桌子一下。惹得一屋子的客人，都掉頭向他望了過來。

有的人從他本身，看不出什麼講究，便又由他肩上海，望到窗外的田野去，恰好引向西

南面的路上，正現出一個人影，背上揹着包袱，走得一聳一跳的。後面還跟着兩條狗。那
種令人可笑的異狀，竟使大家深爲奇怪起來，都心里想道：那是誰呢？息一會再來首先驚
異地叫道：

「呵呀，那是邵安娃哪，他給主人家登打了麼？」

這些酒客多半一些不逞鋤頭的田主，和做生意的人們，他們聽見老板娘這麼一道破，
便覺得很平淡無奇了，就揚着酒杯，各自歸坐，但笑談却馬上轉到了邵安娃身上了。

「他回去，晚上怎麼辦呢？」

說的人，因爲含着隱語，便先自哄笑起來，別的就賣弄聰明似的，冷冷說道：

「不要緊，他老實人，可以睡踏足板哪！」

「可是，別人怕不高興吧？正所謂臥榻之旁，豈容他人鼾睡！」

一個飽讀舊書的人，乘勢道：「一句文，並打一串哈哈收尾。」

劉老九把剩的半碗酒，突然灑在地下，向老板娘，說聲「記着，」就拖着勁頭悻悻地
走出店子去了。

門外的天空和原野，漸漸黑暗起來。

一九三六，十二月，一日

春天改版後記

一九二五年夏天離開我四川的故鄉，從雲南寫封信給我的父親，說我要在他鄉異國流浪十年之後，才能轉回家去。不料到了一九三六年的秋天了，我還沒有如約歸家。因在國外國內，混了十年，覺得一事無成，彷彿項羽敗退烏江那樣的心情似的，「有何面目去見江東父老。」到不如索性接近世界文化的上海，再在文藝方面，埋頭苦苦用些年功夫。

雖是這樣決定了，但對故鄉的思念，卻沒有靜息下了。於是，便決定把那位在岷沱流域的景色人物，移到紙上，也宛如自己真的回到故鄉去一般。我先前寫作時候，所取的題材，大都是出於雲南，滇緬界中，仰光，新加坡，以及今天正發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檳榔嶼，我的故鄉還不會展在我的筆下一次。

我的故鄉，正是那葛亮說的沃野千里天富之國的一部份。我便定一個總題目，叫做「黑錢的原野」。另外分設春天，夏天，秋天，冬天四個小題目，每季寫一首，並從每個小題

目，都可以單獨成爲一部作品。剛好那年約在八月間的光景，趙宗璧君娶我給良友圖書公司寫部中篇小說，便動手把春天寫成。論篇幅雖然寥寥幾萬字，也算我到一九三六年止寫作期中，最長的一篇小說了。

「春天」里面添條小河，對我是有着最愉快的回憶。二三月間，日暖風和，家家婦女都到田野里面去摘龍鬚菜的時候，祖父却是我在昏暗半明的屋子，苦讀四書五經，那種悶氣，真是令人難受。好在他老人家喂有一些鴨子，常常放在小河里面，怕牠們浮游去遠，總每天上午叫我出去看視一次。在讀了諸屈聳牙的書經或者討膩的禮記之後，走在青草蒙茸的河邊，呼吸着水上清鮮涼潤的空氣，睛光朗人的原野，開花發綠的，又展開面前，真使人快樂得想學樹林中的小鳥一般，飛了起來。作了「春天」五年後的今天，重新再翻來讀的時候，兒時親切過的景物，又一度現在眼前了。我感到，我讀這部「春天」一次，很像重歸故鄉一次似的喜悅。

里面每一個人物，寫到的時候，差不多都有一個熟悉的影子，晃在我的眼前。尤其是邵安娃同他認識最久，春天里面每個人物，都改名換姓，只有他我使用了他原來的名字，

我對他印象太深了，他的名字和他的樣子，他的性情，幾乎連在一道，彷彿只換一個名字，就會分散他的印象似的。趙長生一個活潑的小孩子，夏天晚上沒事的時候，會拿板凳當人，唱戲給我，小孩子看過。劉老九則比較莊重，不容易與人接近他，我最記得他的，是夏末秋初，漲大水的時候，淹壞了他的茅屋，他氣急了，向不斷落着細雨的天空，拿醜話罵玉皇大帝。這玉皇大帝在我們那邊，原是一位頂受尊敬的神明，誰也不敢對他講半句謔話的。

這三個農人，寫進作品的時候，也拿別人和他們相合的性格來補充過的，而且即使有些話，他們沒有說過，有些事，他們沒有作過，但按照他們的性格，再參照和他們性格相同的人所說的話，所作的事，我覺得在他們也是可能說那樣的話，作那樣的事的。因此，我在作品中，就漸漸感到我不是替這三個熟人，記他們的生活言行，而是把我們五千年來以農立國的奠基石——最勞苦的農民，拿來一刀一刀的解剖，分析。我在邵安娃身上看出奴性的服從，在劉老九身上，看出了堅決的反抗，在趙長生身上看出了反抗和服從的二重後落。

我看見邵安娃這類的農民，太安份守己了，彷彿驮着石牌的駝騾一樣，只在千斤的重壓下無聲無息地忍受着自己的命運。我很想像「春天」裏面的陳家么店老板娘一樣囑罵他：「沒出息的東西，我不可憐你」但到底對他的身世感到深深悲哀了，也許因為他——我小時候喜歡親近的熟人，自始至終，不忍說出一句責備的話吧？

劉老九這類的農民，正直，不自私，對強暴，不妥協，對弱者，富同情心。知道他之淺，我讀歷史，我就更能懂得李自成李秀成他們了。在明史上，看見李自成曾在米脂縣替大地主放過羊，後來造反稱王，把掠奪到手的東西，總是給與農民，自己則不好酒色，能節部下其甘苦。在太平天國史上，看見李秀成純是一個窮苦的農民，洪秀全起事的時候，他還在家，幫人種田，傭工度日，後來到了忠王，拿他為人的正直，待人的寬大，做事的能幹，竟將太平天國的殘局，支持了好幾年，起初頗使我驚異，覺得他們實是一種特出的人物，不可多得，等我把他們和兒時熟識的劉老九一比，才深切地認出，在我們這個民族的農民中，一脈相傳，具有這種優良的傳統的。李自成李秀成這類農民，實在為數不少，只不過他們沒有得着適當的境遇，適當的機會，來發展自己，表現自己罷了，正如劉老九

這個名字所影射的那個農民一樣，一直是埋沒在田野裏的。

趙長生這類農民，在佃農中，我覺得更值得多些。他們想討地主的好，在佃田個租上討些便宜，討不到的時候，又在背後詛咒痛罵，詛咒痛罵，沒有出路，還是再去討好。這就是生活使他們變成矛盾的人，過着可笑又可憐的日子。這類人，可以一呼百應的，跟着劉老九去搖旗吶喊，反之，又可以學邵安娃一樣，本本份份去做人，甚至當人家的幫犬，拿拳頭去打劉老九那樣的人。歷史之所以進步得慢，總愛走迂曲的道路，趙長生這類型的人，我疑心他們是不能不負一部分責任的。

「春天」這本書出版後不數月，即遇七七事變，在虹口區內的良友圖書公司，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砲火之災，「春天」第一版本，差不多損失完了。回到內地，我自己想存一本，那知在各家書店內，也簡直無法覓得。月前始找着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良友復興圖書公司的改版本，心里爲之快。惟近日敵人佔領上海，恐改版的「春天」，定又不能運來內地，因此一面去函良友復興圖書公司收回版權，一面交今日文藝社另印成書。並趁此次三版機會說明此書，呈獻給我的父親的。又「春天」初版的兩年，承孝翁先生立波先生，轉

爲文給以鼓勵的批評，今特在此致謝。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桂林

春天

著者 艾蕪
發行者 自強出版社

重慶臨江門城街二十二號

特約經售處

成都

聯營書店

(渝)〇〇〇一—三〇〇〇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渝初版
版權所有，不准翻印

108610

82
44004
13

X

C
6.57
13

S 200 1 1